

# 黨訊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 語錄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敵人。

20

期 14-10 -1967

馬來亞社會主義陣線

本期 22 版

20 分

M.C.(P) 2754 B.N.

## 暴露「華中」領導黑幫反革命陰謀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黨主席李紹祖同志於八月十日，在總部中支聯席會議的講話錄音，以及於八月廿六日在淡申支部幹部大會上的講話錄音加以結合整理的。這兩次的演講詞都是很長的。本文除了開場白之外，文章的上半部（有一小部份是在淡申支部大會講的）是在中支聯席會議上講的，下半部是在幹部大會上講的。因本文是經過整理的，我們所看到的有些例子，在演講時是沒有的，因為當時時間局限，所以沒有講出來，現在要使讀者更明白起見，我們就把原稿中的例子舉出來。本文就是因為把兩篇文章結合起來，所以也可能把一些細節的講話漏了，也有地方不可避免的重複了，但是總的說來是完整的。

局勢的發展很快，在第一次中支聯席會議的演講過後，於八月廿日，敵人代理人甘幼華，向「新聞部」發表「文告」，於八月廿二日，勞工黨所謂「中央委員會」也針對這事件發表「文告」，所有這些「文告」，都是配合敵人，攻擊黨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妄圖攻破黨已經樹立起來了的正確思想和理論的堡壘。由於這樣，第二次在幹部大會上的演講，內容就比第一次在中支聯席會議上的演講內容更充實了。

這篇文章遲至今天才發表，是因為我們曾把很多時間放在配合獄中同志的鬥爭上，又加上有很多技術上的困難。希望各位同志們原諒。

這篇文章的發表會大大幫助同志們進一步了解敵人在「簽名」問題上的整個大陰謀。對於敵人通過所謂「華中」領導及其他敵人代理人對社陣的惡毒攻擊，顛倒是非，造謠中傷和歪曲等等就更清楚了；對於一些錯誤的看法和建議也提出批評，同時對於作為一個黨員所應盡的任務也提出明確的指示。這篇文章雖然很長，然而它是在錯綜複雜的「簽名」問題上，做到了「心紅眼亮方向明，問題複雜看得清」，希望同志們詳細研究和批評。我們的黨訊，自出版十九期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曾妄圖阻撓繼續出版然而我們却通過陣線報號外出版，所以反動派現在不得不又准黨訊出版了。以下是黨主席李紹祖同志的講詞：

親愛的同志們：  
敵人一路來都是攻擊我們黨——在星島的馬來亞社陣，因為我們黨一路來都是堅持反帝反殖和維護人民的基本利益而鬥爭。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不斷的逮捕及壓制，以為這樣就可以維持他們的反動統治政權。自從我們黨提出了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也就是我們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提出來之後，敵人就更瘋狂的攻擊我們黨和人民。我們杯葛「國會」大大的暴露了假「新加坡共和國」，我們的議會外群眾鬥爭大大的滅了敵人的威風，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暴露了敵人的紙老虎本質，給大家清楚的認識到群眾自己的集體力量。雖然我們黨的正確政策及正確鬥爭路線不是什麼新鮮的，也不是我們黨唯一提出來的，然而在馬來亞現階段的鬥爭，這個正確的群眾鬥爭路線，是我們黨首先提出來和堅決貫徹執行的。我們的正確政策和正確群眾鬥爭路線，今天不但已經在星島積極的貫徹執行，同時也開始被整個馬來亞的廣大群眾所掌握，而目前整個馬來亞人民的解放鬥爭也已經一天比一天高漲起來了。所以今天敵人是特別要對付我們黨。因為我們提出了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使到越來越多的人民已經拋掉了過去對敵人所存有的幻想，同時人民的政治覺悟也一天比一天提高了。敵人一路來是最害怕已經覺悟起來了的人民的，最害怕被正確思想武裝起來了的人民的，正因為我們有提出我們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所以美英帝國主義及他們本地的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就盡他們的可能，企圖千方百計的來顛覆我們黨，分裂我們的團結，和壓制我們人民的鬥爭，整個攻擊矛頭對準社陣。

敵人一路來都用兩面手法來對付黨和人民。最近敵人對人民一系列的法西斯鎮壓，正是因為我們黨今天是一個有效打擊敵人的政黨，有效的鼓起人民鬥爭的鬥志，使到過去一些看不清前途和對鬥爭沒有信心的人士，都已經清楚的看見了前途，都對整個鬥爭

有着充份的信心。因為我們黨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已經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所以最近敵人也是通過了什麼「社團法令」來對付我們黨了。敵人不是說，四月廿八日如果我們不修改章程的話，他們就會採取行動封黨嗎？可是四月廿八日敵人並沒有封黨。

為什麼那個時候敵人沒有封黨呢？在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有提出了一些可能性。我們有提出他們可能還要表演一些什麼「民主」。可能所謂官方還沒有進一步正式通知我們黨，如果我們再不理睬他們的話，他們準備在限定的時間內要封黨。有可能要對付我們的所謂非公民的同志。有可能所謂新的憲法還沒有定出來和通過。有可能還沒有得到倫敦和華盛頓的主任的批准。最後我們也是提到有可能是因為在今天學運的不團結。

今天，我們看得非常清楚，這個學運的不團結是敵人製造出來的一個大陰謀，而是特別企圖對付我們黨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的。這個對付我們黨的惡毒陰謀是準備逐步逐步的用歪曲、捏造、污蔑和誹謗等等來模糊和誤導群眾，和打擊社陣的威信。今天他們都已經用各種各樣的宣傳伎倆包括那些前政治拘留者上電視台表演，發表聲明（其中有部份是安插在人民隊伍里的敵人代理人），來進行他們的攻擊和顛覆活動。這一切都是企圖指我們黨今天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是意味着所謂社陣「準備武裝暴亂」，所謂「破壞社會安寧」，而為準備封我們黨鋪平道路。

雖然，剛才我提出六個為什麼敵人還沒有封黨的可能性，然而因為今天學運的不團結，已經影響到整個左翼的不團結，所以我們以為敵人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封黨，最主要的理由是因為這個「簽名」所引起的學運內部不團結，甚至影響到整個左翼的不團結。敵人這個惡毒陰謀不但是對付處在星加坡島的馬來亞人民，而是對付整個馬來亞的人民，他們最終的目的，是企圖顛倒是非、污蔑、攻擊、誹謗等等來在左翼干

部和群眾當中製造混亂和對社陣領導的不信任，而逐步逐步的製造對我們黨今天提出來正確政策，正確鬥爭路線的懷疑和不信任，從而改變目前整個馬來亞人民都已經開始執行的正確鬥爭路線，誤導人民，麻痺人民的思想，和最後壓制人民反帝，反殖，爭取解放，爭取一個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的鬥爭。

(按：上部份是李紹祖同志在黨淡申支部干部大會上的開場白。下部份是在黨總部的講話。)

今天晚上我要和大家談一個極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是關係到我們人民整個鬥爭的。

敵人要攻擊我們黨，攻擊我們人民的整個事業，所以我要求大家對我的講話做一個摘要記錄。我現在跟大家講的，你們可以拿回去討論、批評，或者補充；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一定要把我們今天晚上講的話，傳達給支部和辦事處。因為我們知道過去有些支部的同志上來開了會，聽了中央的分析後，回支部沒有真正的把事情傳達給我們支部和辦事處的同志。所以，大家盡量照我們所講的話，拿回去告訴同志們。如果你們回去討論之後，有什麼意見，跟我們不同的意見也好，補充的也好，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馬上提上來給我們，跟我們談談。我等一下就會把一些事實拿出來，真正的擺事實、講道理，實事求是的作一個客觀的分析。這樣，大家就可以根據我們的話在支部或者辦事處進行討論。如果有需要的話，我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今後還是可以進一步跟整個黨的所有黨員和同志們，在一個更大的場所來談話。今天晚上，因為我跟大家談的是相當長，所以有一些地方我可能會縮短一些，但是我將盡量先告訴大家一些重要的問題。有關的一些例子，我可能縮短。

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第一，有關“簽名”而引起左翼不團結的問題；第二，對社陣攻擊的整個歷史經過；第三，那些攻擊是批評嗎？第四，為什麼我們在五一三大會的時候說是內部的矛盾，而今天說是敵我的矛盾呢？第五，我們有可能犯錯誤，而說那些所謂“華中領導”是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嗎？第六，有什麼其他證據說明所謂“華中領導”是虛偽的呢？第七，為什麼他們要攻擊社陣的領導？第八，所謂“華中領導”是誰？所謂“華中領導”在那裡？第九，總結及有牽連的問題。

## A 簽名事件

既然，整個問題是由“簽名”引起的，那麼，首先，讓我告訴大家一些有關“簽名”事件的事實。我也要告訴大家有關這個問題的不同的反映。

有一位華中四的學生說：一、一六事情發生，一、一七「訓育」主任就告訴他們說打副校長是不對的，應該要“尊師重道”。同時，說要聯合簽名發表聲明來譴責那些打校長的學生，還說同意打副校長的舉手或站出來(但沒有人站出來或舉手)後來又說既然大家都同意打副校長是不對的，那麼就應該聯合發表聲明，譴責那些打副校長的學生，最後又問有沒有人不同意，如果有的話，請他們站出來或舉手(但也沒有人站出來)。那天，在每一個教室，教師先作一個簡單的解釋，關於要簽名譴責打副校長的事件和要捐五分錢買花籃果品等。接着班長就拿着那張表格，一個一個給同學簽名，而那個表格，肯定是有“譴責毆打副校長”或類似的字眼在里面的。簽了名之後，先生就照表格看過一次，看看有沒有毛病，有沒有漏，就結束了。

另外二個同學也有同樣的講話。

另一位同學的講話是：一、一六事件過後，沒有特別事情發生。一、一七升旗禮的時候，校長(而不是訓育主任)講話，校長說：我們今天有很不幸、令人悲傷的事件在我們的學校里發生，如果這樣做下去，不需要別人來消滅華文教育，自己就會消滅自己的

華文教育了。那麼講了幾句話之後，就沒有什麼了。一、一八那天，照這個人的講話，也是升旗禮的時候，「訓育主任」就說，打副校長是一個強暴的行為，大家應該要譴責它，有沒有人同意打副校長呢？他問。如果有就舉手——但沒有人舉手。那麼，那個訓育主任就說，大家就要聯合簽名表示大家跟打副校長是無關的。同時他說：等一下就會把表格交給學生簽名來表示他跟打鄭金發完全沒有關係的。過後，他們就散了，但在還沒有散之前，訓育主任要求正副班長留下來，向他們講一些話。後來班長就回去教室站在講台上向大家講一些話，說現在學校要交一張表格給大家簽名來表明華中同學跟打副校長無關，如果同意的話就簽名。班長就拿着表格一個一個的給他們簽名。後來，每一班就選出兩個代表在下午去淡申醫院訪問“副校長”。這位同學說，表格交給同學時，表格上是沒有文字的。

還有一個學生說：一、一六發生事件，一、一七沒有事情，一、一八上第一節課時教師就把表格交給他們，沒有講什麼話，但是要求他們簽名，還要求他們捐五分錢。他的講話有許多矛盾的地方。但我照實告訴大家而已。

另一位同學說一、一六事件發生是在下午一點多，他說他們有聽見打副校長。但是在那一天，沒有另外什麼事情。一、一七也是沒什麼事情。到了一、一八下午，一開始上課就有一張表格交給他們簽名了，表格上面有“我們譴責學生無理打副校長”這些字眼。

還有一位同學說沒有談什麼“捐錢”這個問題。

還有，就是前幾天而已(七月廿三日)，有一個華中的學生在咖啡工會里講話：他作解釋說，先生有告訴他們“如果不簽的話，就意味着跟打副校長是有關了”。同時，他也說：“如果不譴責的話，就意味着同情這個行動了。”後來，級長要求同學舉手表示譴責。他又說後來就被強迫的簽名了。同時他作一個解釋：“如果不簽的話，全部的組織就被暴露了，而大家也被開除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就簽名了。”(這一段話是某同志告訴我們的)

從這一些簡單的談話，我們可以看出學生是會知道為什麼而簽名的。但是，不是因為這樣，就意味着要譴責誰。不過，我們要譴責那些利用“華中同學”的名譽而發表聲明的。所謂“華中領導”，是完完全全歪曲和欺騙我們的，以為這樣，就可以誤導人民。但以上和我談過的學生同志，他們是承認知道簽名是因為什麼而簽名的。

然而，讓我們退一百步來假設同學們的確是不知道吧，根據那些所謂“華中領導”自己所發出來的聲明，我們也是看得出，他們事實上是知道的。他們說什麼“是受壓迫，受威脅”才簽的。那麼，如果是受壓迫，受威脅的話，這個意思是什麼？如果我強迫你，威脅你，這意味着你不願意，意味着你知道它是壞的東西，你才不願意簽名。所以，“受壓迫，受威脅”實在是自我承認是知道，而不是不知道！同時，他們自己的聲明也是說：“簽名是跟打副校長無關的(即沒有打鄭金發)”。這是騙人的話，這正意味着他們是知道為什麼要“簽名”這一回事！

如果所謂“華中領導”硬說是不知道而簽名的話，他們只是企圖欺騙左翼干部和群眾。他們一點也欺騙不了敵人，因為這個“簽名”事件是敵人親手搞出來的。如果各個不同的教室，有不同的形式來進行簽名的話，這是一個可能性，不過這只能够更進一步的證明，在整個簽名事件里，敵人是企圖盡真相來製造混亂！

## B 華中簽名事件所引起的左翼不團結的經過

簡單的歷史經過是這樣的：

1. 從一月廿日，有關的兩方面的聲明，就開始呈現不團結了。一、一六鬥爭，基本上是懲罰鄭金發這條走狗。一、一八就有「簽名事件」了。一、二〇就出現了新民同學對「簽名」的批評。而今天，外國的通訊員都來問我，說什麼學生反對社陣，所以，左翼內部的不團結，不是你跟我知道而已，而是外國通訊員也已經知道了；所以整個來講，很多人都已經知道學運和左翼不團結這個事實。

2. 自從一月廿日，所謂「華中領導」跟新民同學的論爭就越來越尖銳（指聲明方面）。儘管新民同學要求所謂「華中領導」來跟他們談話，但一路來所謂「華中領導」都不準備接受，不準備跟他們談話，說什麼新民「破壞內部協商一致」等等。

3. 所謂「華中領導」20/1, 25/1, 5/3三篇聲明，最後的所謂「承認錯誤」的，一句話也沒有提到簽名是原則立場的錯誤。不但這樣，他們也沒有譴責過那些公开发表聲明污蔑攻擊一、一六正義行動的所謂「社會賢達」和教師團體。如果有「社會賢達」或團體譴責一、一六的話，如果你是真正支持一、一六的話，那里可以不譴責那些譴責一、一六的行動黨走狗？那里會忘記？如果在第一次一、二〇聲明，所謂華中「領導」是忘記提及的話，這是可能的，而我們也接受。這可能因為寫文章太快而忽略。第二次呢？一、廿五的聲明一句話也沒有譴責那些所謂「社會賢達」，可能又忘記嗎？三、五的所謂承認錯誤的聲明呢？也是沒有譴責。不奇怪嗎？所謂華中「領導」真的支持一、一六的鬥爭嗎？

4. 他們在三月六日派兩個代表來跟我們談話，說他們是什麼「承認錯誤」了。在談話中，我們向那兩個代表指出那篇所謂「承認錯誤」聲明是不老實，不誠意的，因為那篇文章沒有承認簽名所犯到的原則立場的錯誤。他們說會把我們的意見帶回去考慮。但是，在淡申的三、八婦女節大會那天，沒有事先得到我們的同意，他們就把聲明分發出去。

5. 那麼自從那個時候三月六日跟我們接見過之後，所謂華中「領導」就逐步逐步的攻擊我們黨，開始是對付新民中學的，後來就把矛頭轉向黨中央，尤其是李紹祖。在這個時間對我們攻擊的時候，所謂華中「領導」的聲明歪曲很多事實，顛倒是非，來攻擊新民。同時他們也放出很多謠言針對黨中央，開始對黨方面，好像是平常的批評的樣子，後來就提到捐錢的事情，又逐步逐步有意歪曲事實來攻擊黨，尤其是我在武吉班讓支部四月十七日那天晚上我的講話的整個

所有那些華中「領導」的聲明到這個階段為止完全全是歪曲捏造、半真半假的話，污蔑誹謗、顛倒是非，而拿出一些形而上學，奇奇怪怪的言論來。同時又歪曲毛主席語錄來配合他們的謬論。

6. 在紀念五、一三的搗亂行動，就是所謂華中「領導」進一步擴大進行對我們黨的攻擊了。那天晚上，有一小撮人在呱呱叫。有可能在那一小撮里面，一部份是受誤導的。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在那一小撮里面一定有牛鬼蛇神，有敵人代理人，有特務。此後，他們便公开发表聲明攻擊黨，尤其是李紹祖。特別強調我們的什麼「錯誤原則立場」啦，我們什麼「沒有正確處理內部矛盾」啦，我們的什麼「錯誤思想、作風」等等。

7. 後來縫業會訊第廿二期中那兩篇毒草就出現了，就很惡毒的攻擊我們。過後芽籠東支部內又有幾個人發表聲明攻擊黨。這一切都是攻擊我們的思想，我們的原則跟立場，而號召要推倒我們中央的。所有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這些事情，我花了好幾個禮拜的時間，把這些聲明從頭到尾的看。我們說這個所謂華

中「領導」的攻擊，是有準備，有計劃，按步就班的，逐步逐步，由小到大，由謠言到埋怨，由間接的到直接的公開攻擊我們原則立場，我們的思想作風，我們的主張。他們號召推倒我們黨的中央領導，而開始是用含糊糊糊的所謂「克服」的字眼，隨後他們用的詞句是「不能容忍」，「堅決站起來制止」，「呼吁愛國者起來做公道阻止」等等。

## C 攻擊黨的發展經過

現在讓我們引用所謂華中「領導」自己聲明里所講的話來看看敵人攻擊黨的歷史經過。

第一，所謂華中「領導」在四月初或三月尾就開始有謠言發出說什麼「社陣中央複雜」。

第二，在所謂華中「領導」於四月十七日給新民一封信里，他們說「我們可以不可以發表聲明公開譴責反動派視為眼中釘的高舉反帝反右兩面紅旗的左翼團體如社陣、廠商」；但是同時，在同一封信里面，他們也說什麼「只能通過內部秘密協商討論」。我們從來都沒有聽過什麼內部秘密協商討論。協商嗎？是，我們內部協商。秘密嗎？沒有！你兩個人協商，我們是知道的，沒有什麼「秘密」。這個所謂「秘密」協商是個很奇怪的謬論。

同時，他們也把新民的一、二〇的批評說成爲什麼「惡毒攻擊」，說新民的一、二〇聲明什麼「敵我不分」！可是，所謂華中「領導」也不能够拿新民的一句話出來證明這個所謂「攻擊」！他們所做的總是歪曲和斷章取義。在同一封信，所謂華中「領導」也是有承認，說「新民有急着要跟我們聯系」，但是所謂華中「領導」說不要跟新民談，除非新民同學先承認批評一、一八「簽名」的錯誤，我以爲所謂華中「領導」這樣做是完全顛倒是非。

第三，過後，就有更多的謠言。尤其是在四月廿八號，黨沒有被封之後，更多的謠言出籠了，說什麼黨沒有被封，是因為黨里面有黑幫；說什麼黨沒有被封，是因為我們黨中央是要分裂左翼的；說什麼「李紹祖的周圍是牛鬼蛇神」。這些惡毒的謠言還沒有說李紹祖壞啊！李紹祖的周圍而已，還沒有攻擊我個人，但是逐步逐步就來了。

第四，在所謂華中「領導」五月三號的聲明，歪曲了新民的聲明的立場和原則，把整個問題顛倒是非，用半真半假和似是而非的謬論，又大談什麼這個大原則，什麼那個大原則等等。但是因為我們支持新民整個態度，所以所謂華中「領導」間接的攻擊社陣。

所謂華中「領導」攻擊新民，說什麼新民一、二〇聲明不是一個友誼的批評，而是一個敵人的攻擊。同時，他們又攻擊新民，說什麼新中領導承認反動派所搞出來的「簽名」是代表華中同學的一樣。我們都沒有看出，新中領導的那些文章，什麼時候有講過這樣的話。但是，在同一篇文章，他們也是有間接的攻擊黨。他們說：「請問這些口口聲聲捍衛原則立場的好漢們，他們起碼的左派原則立場究竟那里去了？」這是通過攻擊新民而攻擊我們的。

還有的就是關於一、一六鬥爭，這個所謂華中「領導」又說：「這些口口聲聲捍衛原則立場的好漢們，早已把左派基本的原則立場拋到九霄雲外，並沒有真正支持過一、一六鬥爭，根本沒有評價一、一六鬥爭的光輝意義，根本沒有作爲華中同學的後盾，反擊反動派的圍剿。新民領導一、二〇聲明只不過是假支持真譴責嘴臉的大暴露吧了。」這些話也是攻擊我們的。因爲，那些話此後也就同樣會被應用來攻擊我們。說什麼我們沒有支持他們，連哼都不哼一聲，等等。

這些話，通通都是歪曲我們的。我們是最早發表

聲明的，而那時所謂華中「領導」自己還沒有發表什麼聲明。一、一六事件發生，兩天後，一、一八黨就發表聲明，同志們是會記得這個事實的。一、二二我去武吉班讓講話的時候，我的課題也是特別的分析為什麼我們要支持華中同學的一、一六鬥爭，為什麼這個鬥爭是好的，行動黨的那些論調我們也一個一個地拿出來反駁。武吉班讓的同志和西區的同志們應該會記得這個事實。我們同一天（一、二二）發表傳單，譴責那些行動黨反動派怎樣的對付華文教育，怎樣對付華文教師、學生等等。後來，我進一步在二月尾或三月初在淡申特別拿出這個問題來談，分析行動黨為什麼要對付這個那個學生，而在報章，電視，電台，怎樣大叫罵學生的名字，連父母的名字都通通提出來。同志們有出席那天的會議的應該會記得。所以，我們很清楚看出，所謂華中「領導」是怎樣說謊，怎樣的歪曲我們，無根據的攻擊我們。

然而，同一篇聲明里面，所謂華中「領導」也說了一些很重要的話，而實在是自我暴露的話。這些話是什麼呢？那些話是：“我們與新中領導的分歧比較主要的，是關於正確處理學運鬥爭的問題，簡言之，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分歧。”請注意這些話後來也是用來攻擊我們的。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是不大願意談到路線的分歧。後來我記得有人問：“是不是路線的分歧？”我們的態度是不要在學生鬥爭犯錯誤時就馬上說是路線的錯誤。因為如果是學生真正犯錯誤，基本上不能說是路線的問題。一時犯錯誤是正常的。如果我們可以提醒學生同志們，告訴他們有錯，而他們糾正那些錯誤，大家就應該會團結，就不需要說什麼路線的問題了。但是後來我在淡申不得不講一些有關路線的問題。那天有一個人問：“華中和新民的分歧是不是路線的分歧？”我就很簡單的說：一、一六是正義的，簽名是譴責一、一六的，那麼譴責一、一六是反鬥爭的，壓革命的。那麼有那一條路線是反鬥爭、壓革命的呢？雖然那時我沒有講出是什麼路線，然而大家都會清楚明白我的講話。但是，現在他們自己也講出“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分歧”的話來了1。

第五，五月九號所謂華中「領導」給我們一封信，日期是九號，但是我們實實在在是五月十一號才接到。那封信歪曲了我在武吉班讓的講話。那四點在我們的黨訊刊登了，我不需要重覆。那封信也污蔑我們說我們黨中央什麼“歪曲、污蔑、造謠、誹謗”，從而說我們什麼“沒有調查，研究，具體的分析”，又說我們什麼“公開指名道姓，進行不負責任的背後攻擊”。同時，暗示社陣什麼“大肆誇大「簽名」事件”。那麼，這些話是有意義的，等一下你就會更清楚。還有，在那一封信他們也說“從來未說過「簽名」是對的。因此，分歧點不在於我們承認不承認錯誤，而是錯誤性質的問題。”還有一點他們指出來的是：“怎樣看待反動派所搞華中簽名事件是嚴峻考驗每一個左派人士有無站穩左派原則立場的問題。”

這一些問題我們都有在我們的黨訊拿出來，我不須重覆。總的來講，他們是說社陣是“錯”的，社陣的分析是“錯”的，我們的原則立場是“錯”的，我們在處理內部矛盾是“錯”的。我們是擴大事件！這一切的話是要鋪平道路，要準備對我們進行大攻擊

第六，“五、一三”紀念大會在淡申日本園舉行時，他們在我講話完了之後，馬上就喊道什麼“華中代表要講話”（我忘記那個詞句，大概是這個樣子）什麼一定要允許華中代表講話，同時又說我們什麼“歪曲”他們的立場等等。那一天，我不過是針對「簽名」事件作客觀分析而已。第二次，在淡申講話（六月上旬）那天，我是針對所謂華中「領導」同新民同學之

間的分歧講話，指出前者是錯的而後者是對的。

在“五、一三”大會那天晚上，所謂華中「領導」也有反對我們那個第二條議決案，說什麼這第二條的議決案不對等等。那條議決案是說什麼呢？只說要剷除不正確思想！那麼為什麼要反對呢？不是做賊心虛嗎？所謂華中「領導」自稱他們是什麼“反右”。如果他們是真反右的話，他們不是要剷除錯誤思想嗎？他們這樣做，不是自我暴露嗎？

總的來講，那一天晚上，一小撮吵鬧了差不多半個鐘頭。他們這樣吵鬧的陰謀是什麼呢？那一小撮自稱為所謂華中「領導」的陰謀是要製造混亂，破壞我們的團結，企圖製造一個印象，使人以為很多人是反對我們中央的分析的。更重要的是他們企圖破壞我們社陣領導的威信，製造對社陣中央不信任，製造對黨在某些問題上的主張和看法有懷疑！而從那一天開始，他們就對中央，尤其是對我本身，作一個總的進攻了。

第七，所謂華中「領導」，五月二十二號那天發表的聲明，說什麼“反華中天合唱二支調子”。

他們歪曲和惡毒攻擊新民同學和我們黨，尤其是李紹祖。儘管我在五、一三天會那晚上，已經說過了我在武吉班讓四月十七號的講話是被歪曲了，然而，所謂華中「領導」不理睬我們的澄清而繼續歪曲下去。如果所謂華中「領導」是真正左派的話，而不是別有居心的話，他們也應該事先向我們問一個清楚，然後才登他們的聲明出來。第一次寫信給我們已經歪曲了，而一口咬定的說他們的歪曲是什麼“記錄”，但是這個五月廿二號的聲明是第二次了。難道他們不應該問個清楚嗎？

他們常常說我們處理內部矛盾什麼“錯”，現在他們呢？如果不清楚事實，他們的任務應該是什麼？他們不是應該先調查研究，先問個清楚嗎？所以，雖然攻擊我們的所謂華中「領導」說我們什麼“錯誤處理內部矛盾”，然而，實實在在是他們自己這樣做！

2. 他們給我們的五月九號的信同樣的歪曲了我在武吉班讓支部所講的話。他們強調他們的歪曲是什麼“記錄”。談到記錄，當然我們就要看怎麼樣的記錄和誰做這個記錄。如果有惡意，別有居心的話，那麼，那些所謂“記錄”就一定有問題了，所以談到記錄，我們一定要看是朋友的記錄，還是敵人的所謂“記錄”。

3. 同時，在那一篇文章里，他們說：“這兩篇文章是助於我們革命人民對這些問題，清楚新中領導和社陣中央領導人的原則立場，是有助於我們清楚他們的行動和言論，對於克服目前的錯誤思想是大大有好處的。”“克服”這個字眼第一次被提出來了。克服嗎？通常我們的意思是克服一些困難，但是，“克服”這個字眼在這是有雙重意義的。他們的意思就是攻擊我們所謂“錯誤思想”，“錯誤原則立場”！讓我們問問：我們的原則立場有什麼錯呢？我們說：沒有錯！不是我們黨的所謂“錯誤原則立場”，而是所謂華中「領導」的錯誤原則立場！

所以這個對我們黨的攻擊是逐步升級，逐步的把矛頭轉向我們黨中央。開始撒播謠言和歪曲新民同學，後來更多謠言更多歪曲，間接攻擊到直接攻擊我們黨中央，尤其是李紹祖，攻擊我們黨的什麼“錯誤原則立場”，什麼“錯誤思想”！

第八：所謂「華中」領導，五月廿五日的那篇聲明“團結起來，克服損害左翼運動利益的錯誤思想作風，為馬來亞的解放而奮鬥到底”。

這麼好聽，“克服損害左翼運動利益”就是指社陣有損害左翼運動的利益！“錯誤思想作風”，就是指我黨的錯誤思想作風！那麼這個題目馬上就攻擊我

們了。而這篇文章完完全全是扯謊、歪曲、捏造、顛倒是非，用半真半假、似是而非、避重就輕的話來誤導同志們的。利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來遮蓋自己的所謂華中領導，又誇張什麼所謂華中領導

和華中同學是怎樣的鋼鐵般團結。同時又污蔑我們什麼“耍花樣”、耍花樣嗎？我們人民不會這樣做的，只有反動派才耍花樣！

所謂華中領導，又歪曲新民的一、二〇聲明的善意批評為「黑貨」，又說我們什麼「粗暴壓制」、「強制壓服」。我們在什麼時候有所謂「強制壓服」過他們？這是明目張胆的污蔑和誹謗！他們還說我們不曉得懲前毖後。

他們又說什麼“社陣中央領導的這種錯誤行徑業已經發展到嚴重的狀態”了。他們又說什麼“在對待華中同學問題上社陣中央領導已違背了左派的原則立場”。他們又說什麼我們“講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說我們什麼“不援助革命學運，也不准別人援助學運的嚴重做法”。

這些話是要形容我們黨成為蘇修的樣子！我們是這樣的嗎？我說，不是。所謂華中領導，才是這樣的做法！他們又說什麼“社陣中央領導宣稱不應該捐錢給華中同學，甚至阻撓一些支部把已籌得的款項交給華中同學”。這是徹底歪曲事實！他們這樣講，是企圖用半真半假的話來模糊和誤導群眾。同志們應該知道我們沒有像所謂華中領導所歪曲的這樣做。

他們繼續說什麼“這種對遭受反動派瘋狂迫害的革命青少年及家屬採取冷漠態度，甚至破壞樂捐的做法，那裡有絲毫的革命階級友愛的精神呢？那裡是對左派兄弟單位的正確態度呢？”

這又是一次的明目張胆攻擊我們黨。他們妄圖誤導我們的干部同志和群眾，說什麼我們不是同樣站在被壓迫階級立場上；也就是說所謂華中領導是“革命的”，而我們黨是“反革命”的。這種對我們整個黨的污蔑，只能更進一步暴露他們牛鬼蛇神的真正面目！

他們還說什麼“在對待簽名事件上社陣中央領導違背了左派原則立場”。既然，他們說我們一路來違背原則立場，我們有發表文章，他們很容易拿我們的文章來批評的！但是，到目前為止，他們都不能夠拿我們的文章來批評的！為什麼他們不敢這樣做呢？為什麼不敢擺事實講道理呢？

他們又說什麼“社陣中央領導都是跟新中領導同唱一支調子，沒有站穩左派的原則立場，承認反動派所搞的簽名聲明，而利用這根救命稻草來打擊華中同學；這種做法，一切真正革命左派人士完全不能同意的”。

我們承認反動派所搞的簽名嗎？我們什麼時候有承認過反動派所搞的簽名聲明呢？我說所謂華中領導，這樣明目張胆地捏造是非，是更證明他們自己的反動本質。我們的看法是實際的，承認簽名聲明同認識簽名是錯誤的事實和存在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他們這樣的歪曲和用似是而非的謬論，是企圖模糊干部同志和群眾的視線。妄圖這樣就可以誤導人民說我們什麼“違反原則立場”了。那句“完全不能同意”的話，也意味着所謂華中領導的“真正革命派”，是不能接受我們黨的所謂“違反原則立場”的“錯誤”了。也意味着他們號召左翼干部同志們來推翻我們了。

他們進一步還說什麼“社陣破壞內部協商原則，嚴重破壞了內部秘密協商（又是秘密協商！）應有的良好氣氛。因此，不要內部協商的是社陣中央領導，而不是所謂華中領導”。我們知道，現在他們已經開始這樣講了，因為他們跟我們來往了總共七次。在最後一次，他們說有某個人提出一個三點建議，而我們黨沒有接受這個建議。所以說不要協商的不是所謂

「華中領導」而是我們黨——社陣。現在我們很清楚的看出，所謂華中領導，早在事前就已經這樣講了，這也使我們更容易看得出所謂華中領導的整個陰謀。因為他們跟我們黨的負責同志接觸的幾次，他們總是說什麼沒有商談的良好氣氛。我們是有要求他們來跟我們談。為什麼他們不要來跟我們談呢？現在他們的講話是說明他們的理由了，也就是他們的陰謀了。

他們還有說什麼“當前左翼內部的錯誤思想作風不能再讓它泛濫下去了，讓我們一起克服損害左翼運動利益的錯誤思想作風”。這也是要用“克服”這個字眼來號召推倒我們黨中央領導的了。

那麼，到這篇五月廿五日的聲明為止，所謂華中領導，已經很清楚的自我暴露他們實在是攻擊我們整個黨。他們污蔑我們黨中央為什麼“一小撮”。他們亂說我們黨中央什麼“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也就是說，所謂華中領導，一小撮是什麼“一大片”，而我們捍衛廣大人民基本利益的黨中央是什麼“一小撮”！

所以這篇惡毒攻擊我們黨的毒草，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是用半真半假、似是而非、污蔑和誹謗，企圖模糊和誤導干部同志和群眾，妄圖製造一個印象，說我們黨的正確原則立場是什麼“錯”的！所以，推論下去，我們黨中央是什麼“虛偽”的，而我們整個黨中央，即馬來亞社陣（總部在星加坡島）也是什麼“虛偽”的了！

同時，既然所謂華中領導，已經說我們黨中央“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而我們黨中央的所謂“錯誤”也已經達到嚴重的階段了，當然他們就要起來所謂“克服”這個那個了；也就是說，要推倒社陣中央領導了！他們的陰謀不是更清楚了嗎？！

第九：兩僑、兩中、中華在五、卅的聲明，也同樣的歪曲，用同樣的謬論，說什麼要“剷除錯誤思想”，說什麼新民一、二〇的聲明是惡毒的攻擊，同時又間接攻擊我們，說什麼“有人... 那個人就脫離左派原則立場了”；而且又把我們的話和新民的話聯合起來，說什麼“要克服目前的錯誤思想”了，同時進一步說什麼“更呼喚全體干部人民... 堅決對錯誤思想進行鬥爭”這些話就是說要推倒社陣領導。

第十：六、十樹中、光中那篇文章也是用差不多同樣的謬論。他們同樣的說什麼：“社陣領導已經破壞了處理內部矛盾的原則”；說什麼社陣領導的錯誤已經達到“極嚴重”階段了”；還說我們什麼“錯誤主張”。現在“主張”這個字眼被提出來了。

過去所謂華中領導，攻擊我們黨的字眼是“錯誤處理內部矛盾”，“錯誤原則立場”，“錯誤思想作風”。現在加上“錯誤主張”了！所以所謂華中領導，已經把我們黨所做的一切都污蔑成爲所謂“錯”的了！這更進一步的暴露了敵人的可恥陰謀！如果我們黨所做的一切都是“錯”的，我們黨還有什麼對的呢？我們黨還有什麼用？也就是基於這個可恥的陰謀，敵人又在這篇毒草里說什麼“更迫切的任務”就是要推倒我們黨中央！所謂華中領導，是再“不能容忍”的了！

第十一：六月五日縫業第廿二期會訊又有了兩篇攻擊我們黨的毒草。大家可以看得見，對黨的攻擊已經從學校發展到工會了！

這兩篇毒草惡毒攻擊我們黨，總是扯謊、歪曲、顛倒是非，指名的攻擊李紹祖，攻擊我們的詞句和方法，同過去敵人代理人陳辛和林昭南黑幫所採取的一模一樣。

他們把我們黨和新民同學同“反革命份子”，“右傾機會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拉在一起；還說什麼我們“撒謊”，說我們什麼犯了“極端的錯誤”，是對敵人“大大的幫忙”；又號召推倒社陣領導

，說什麼我們的錯誤“怎能令我們廣大的群眾容忍呢？”最後還誹謗我們，說什麼“頑固地堅持無原則分裂活動的人，將受歷史無情的批判”！

所謂華中 領導 在這篇標題為“對堅持革命路線華中同學採取敵對態度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的毒草里惡毒攻擊我們黨，這些大家都曾在縫業第廿二期會訊的那兩篇毒草里看得見，我不需要贅述。他們的號召“一切的左翼群眾要堅決的站出來，制止當前出現這種無原則的錯誤作法”，自我暴露他們的反動本質。

我在前一次的中支會議也已經比較詳細分析了縫業第廿二期會訊這兩篇毒草。不過，我要大家注意的就是縫業工會會訊過去每期只印發五百份，但是這一次他們印了照他們當時主席所透露是一千份，可是照會內人所調查的是二、三千份。儘管我們折衷是二千份好了，我們也是看得見敵人這樣的通過他們在縫業工會裏面的勾結者，大放毒草。後來，他們又通過他們在工會、校友會、學校，甚至黨支部和辦事處裏的代理人和同情者偷偷摸摸在左翼幹部和學生群眾中販賣這些毒草。然而，奇怪的是我們黨總部一份都沒有收到。這一次的分發縫業廿二期的毒草的方式跟過去林昭兩黑幫分發毒草一模一樣。

第十二：前縫業的會訊出版小組又在淡申支部舉行的工團反迫害大會上分發兩篇毒草。他們無的放矢的（也有的放矢的！）談什麼大多數啦少數啦，等等。

很明顯，他們知道，他們已被暴露、被孤立，而妄圖替他們少數的支持者壯胆，他們講：“不要緊，少數也可以是正確的，對的”。

他們又說什麼“對鬥爭，對局勢有各自獨立自主的看法”！這是什麼謬論啊！

“對鬥爭對局勢有各自獨立自主的看法”嗎？這是陳辛、“學運報”的再版。這意味着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我這樣的看法，你那樣的看法。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的人那里還有一致的看法，那里還有一致的行動和鬥爭？過去敵人代理人陳辛不是同樣的說過嗎？而最近“學運報”也不是這樣說嗎？

這篇毒草也同樣呼呀推倒社陣領導。他們說什麼“我們會訊小組也呼呀一切關心我國人民革命的左翼人士和愛國者起來做公道，阻止這種不利我國人民而有利於反動派的錯誤處理問題的方法的繼續泛濫。”讓我們退一百步來假設我們處理內部矛盾是有犯錯誤，他們也不需要推倒我們嘛！他們不是可以告訴我們，糾正我們的錯誤嗎？為什麼要推倒我們？

第二篇毒草也是同樣惡毒攻擊我們黨，歪曲，顛倒是非等等。他們更進一步號召推倒社陣，說什麼“我們再度呼呀一切左翼群眾堅決站出來制止當前出現的這種無原則的錯誤作法，以確保左翼內部反帝反右的戰鬥團結！”那些詞句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不需要再詳細分析了。

第十三：七月廿五日芽籠東支部的九個反黨份子的聲明，也是一篇大毒草，它替縫業的毒草辯護，又進一步攻擊社陣，誹謗我們顛倒是非，說什麼“和中央意見不同的就是反革命份子”我們都沒有這樣做，這是胡言亂語。他們說我們是什麼“打錯算盤”了。“打錯算盤”嗎？這是把我們黨當為敵人來看待。只有敵人打錯算盤的。我們人民沒有什麼“打錯算盤”的。我相信參與今天晚上會議的同志中，有一些可能是和中央意見不同的。但我們沒有說過他們是“反革命份子”！他們又說什麼“凡是批評社陣的人都是敵人”。我相信一定是有同志在個別問題上有批評過我們黨中央的。在所謂華中 領導 問題上，有些同志可能到今天為止還是準備要替縫業的毒草辯護，可是我們還沒有說他們是敵人，我們沒有這樣亂來的！在

三巴旺支部，馮益星同志是很好的一個例子。雖然他開始是受誤導而是有反對我們黨中央，然而我們沒有說過他是一個敵人！後來益星同志自己醒悟過來，自己發表聲明承認錯誤。馮益星同志今天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這篇毒草同時又污蔑社陣中央，說我們是什麼“一小撮”，“搞分裂”，“排擠異己”，“反革命份子”，“兇橫態度”，“中央嘴巴”。甚至污蔑我們整個黨為什麼“自命為左翼非武裝領導政黨”，又說李紹祖什麼“自高自大”，什麼“不要以為對了一次以後，就永遠都不會錯了”，什麼“李四拿張三的斧頭去殺人”，公然的污蔑和誹謗我本身！還說我們黨中央什麼“不是無知，就是犯了政治麻木症”！

所有以上的例子都是對我們黨和黨中央的惡毒的污蔑和誹謗。但這篇毒草也自我暴露的說他們“發表聲明目的在於希望通過這樣的行動，引起廣大左翼人士的注意，從而阻止和糾正目前社陣中央所犯的錯誤傾向。．．．也希望目前犯錯誤的那一些能把混亂的頭腦清醒一下，能把有色眼鏡除下來，認真地從人民利益出發去看問題！以團結的願望出發，而不是以分裂的願望出發去處理問題，用虛心的態度去對待批評。不要以為對了一次就永遠不會錯了。”很明顯的，他們是要引起別人的注意，要求別人來“糾正”、“阻止”目前社陣中央的所謂“錯誤”。

同志們，我們黨是搞分裂的嗎？不是要團結的嗎？不是為人民服務的嗎？從這些鬼話，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所謂華中 領導 的反革命本質！

他們還號召推倒黨中央，說什麼“當前這一個爭論，目前已轉移了對敵的視綫；如果讓一小撮人為所欲為的做下去，必將造成對左派的嚴重損失”！

所有這些鬼話都是敵人的鬼話。所謂華中 領導 的這樣的漫罵、污蔑和誹謗我們整個黨，攻擊我們正確原則立場，攻擊我們的正確主張和我們的正確思想，甚至號召推倒我們黨中央，完完全全暴露了他們是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黑幫！

（按：這一段是八月廿六日，在淡申支部舉行的主講會上講的。）

第十四：所謂華中 領導 在八月五日（和八間學校聲明）又發表一篇綱領式的聲明，這篇聲明是間接攻擊我們黨的，是以一個半公開半秘密組織的身份被提出來的。

第十五：最近，馬來亞大陸所謂“釋放”出來的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如甘幼華的鬼話。敵人代理人甘幼華的所謂聲明，也是間接攻擊我們黨的。他強調的是勞工黨所謂領導目前所推行的政策和路線是什麼“馬共”所指示的。那些所謂“馬共”的政策和路線（即所謂聯合陣綫、語言政策和議會鬥爭結合群眾性鬥爭）我們都已經批判過了，然而，勞工黨的檳城和柔佛分部的聲明，都是強調那些錯誤的政策和路線是什麼“正確”的！

以上的一切，對黨的直接或間接的攻擊，都是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例如：

一、所謂華中 領導 的和其他攻擊黨的聲明，都在前縫業（謝啓英集團控制時）打字的，如所謂華中 領導 的一月廿日、五月三日、五月廿二日、五月廿五日、七月十七日、八月二日、八月五日和樹中、光中的六月十日等聲明。

二、王思峰（被開除的特務份子）是過去縫業工會出版組主任，他和謝啓英集團印發惡毒攻擊黨的兩篇毒草，他也是黨牙籠東支部的財政。

三、前些時候，中傷我黨的惡毒謠言，都是來自所謂華中 領導 和前縫業工會的領導。

四、芽籠東支部某些反黨份子，跟某些地方的反黨份子有密切聯絡。

五、某些所謂華中「領導」的代表，跟目前頑固反黨和一些受誤導而反對黨的人士有着非常頻繁和密切來往。

上面所舉的例子，只是談及一些已經發表聲明的事實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出，他們是有互相聯系的。

很明顯，這些對黨作惡毒攻擊，不是個人而已，而是有組織的，不但是在星加坡島，而是配合馬來亞大陸的。我們不難看出，今天，對黨的這些惡毒攻擊，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集團。

## 攻擊社陣是批評嗎？

有些人說，這些攻擊不過是批評而已。實際上是不是批評呢？我說不是。我記得過去，前一次的中支會議上，我有對大家指出什麼是批評。

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第一要根據事實，要基於真實的經過，要基於我們所寫的文章或聲明來批評我們。而絕對不能以歪曲、撒謊、造謠、顛倒是非、污蔑誹謗來所謂“批評”。左派工作者絕對不會也不能這樣做。我們批評別人從來也沒有這樣做。如果我們因不足夠清楚而有懷疑，或者有誤解的話，我們的態度和處理方法是：寧願講少一點，不要講多一點；而絕對不能歪曲、撒謊、顛倒是非，誹謗。我們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左翼人士所提出來的批評是基於真正事實的。

第二，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當然是要基於擺事實講道理，以階級的觀點，正確的理論和方法，以正確的和路綫為基礎，來客觀的，科學的分析具體的問題；而不是以非階級觀點，抽象的，形而上學的來所謂分析問題。也就是說，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就應該真正的擺事實講道理，實事求是的把問題拿出來，正如我們所做的一樣，把整個問題擺在人民的面前；而絕對不能以半真半假，似是而非，抽象的，形而上學的講話來誤導別人。

第三，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應該要的的確確的指出別人錯在那里，這樣才可以真正做到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第四，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當然也是從人民的觀點來看問題。那些攻擊我們的牛鬼蛇神也有這樣講，可是他們歪曲整個問題的精神實質，站在反人民的立場來攻擊我們。

第五，當然批評是意味着我們一路來所跟隨的方針，即團結、批評、團結。所以我們的批評也是要及時的、認真的、老實的、真正善意的，完完全全是為我們人民反帝鬥爭的事業的。

第六、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我們以為還是要先照照鏡子，先看看自己是不是對，先看看自己有沒有錯，先批評自己，然後在有關的問題上批評別人。也可以這麼說，先看看自己有沒有按照我們黨今天所推行的破個立集運動來行事，然後才批評別人。

總的來說，如果是真正批評的話，應該以正確的思想，基於正確的鬥爭路綫，真正分清敵我，分清是非，維護真理的大原則來進行。也應該基於馬來亞（包括星加坡島）的具體情況所提出來的“六不可忘”來幫忙我們不迷失方向，而在真正維護人民的基本利益，真正反帝的立場來講話，也就是說真正的學習、貫徹、宣傳、捍衛正確的思想，正確的政策，正確的路綫來講話。

但是那些所謂華中「領導」，縫業廿二期會訊和其他的聲明，和芽籠東九個反黨份子（亞龍同志已認錯）在七月廿五日所發表的聲明的內容不是真正的批評；而相反的，是徹頭徹尾的歪曲、捏造、顛倒是非、污蔑、誹謗、半真半假的話，似是而非的謬論，對我們黨和人民的惡毒攻擊！讓我們給大家一些例子：

1. 捏造、歪曲、半真半假的話：

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不知道“簽名”是譴責一、一六鬥爭和發表聲明的。他們歪曲和污蔑新一、三、的鬥爭。歪曲新一、二〇的批評，說什麼“惡毒攻擊”。歪曲了我在武吉班讓支部回答問題的講話；歪曲我在五、一三大會的講話。說我們黨沒有支持一、一六鬥爭，說我們什麼“至今還沒哼一聲”。說我們什麼壓制籌款給被迫追捕的華中同學等等。這一些鬼話都是所謂華中「領導」的反革命的本質的自我暴露。

2. 污蔑、誹謗、顛倒是非和一些似是而非的謬論  
所謂華中「領導」污蔑我們社陣黨中央說什麼“小撇”、什麼“搞分裂”、“兇狠態度”。說什麼“中央嘴巴”、說我們什麼“排除異己”、說我們什麼“自高自大”（這是過去陳辛所講的話）、說我們什麼“反革命份子”，說我們黨是什麼“自命為左翼非武裝鬥爭領導”政黨，還說什麼“李四拿張三的斧頭去殺人”。這些不過是污蔑、誹謗、顛倒是非的一部份例子。

3. 沒有擺事實，講道理：

所謂華中「領導」是沒有真正擺事實，講道理。他們沒有，也不敢引用我們已登出的黨訊的話來批評我們。他們害怕更進一步的自我暴露。所謂華中「領導」說我們什麼沒有印他們的聲明，說我們什麼沒有給他們分發聲明，說什麼我們沒有把錢交給他們的所謂“領導”，說什麼我們在五、一三大會沒有談到“學運報”，說什麼我們沒有總結學運的鬥爭等等。這一切都是半真半假的話，企圖歪曲、模糊、誤導幹部和群眾。他們總是吹毛求疵，而最重要的問題，輕描淡寫，隨便拉過去。

4. 沒有分清敵我，分清是非：

所謂華中「領導」大談什麼原則立場，但是最重要的分清敵我的大原則，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的朋友，這個首要的問題，這些所謂華中「革命的領導」，完全忘記了！他們不是說不能攻擊社陣嗎？然而他們所做的不是攻擊社陣嗎？他們有認真、老實、及時的真正自我批評和檢討嗎？對於「簽名」這個事件，他們為什麼不真正拿問題出來檢討？為什麼他們要在五、一三大會上搗亂，企圖製造混亂和攻擊社陣呢？為什麼找藉口替惡毒攻擊找我們社陣的縫業廿二期兩篇毒草辯護？為什麼要號召推倒社陣中央？為什麼呢？

讓我們問問：社陣今天犯了什麼大罪？我們不是反帝反殖的政黨嗎？我們不是執行正確的政策、正確的思想、正確的鬥爭路綫嗎？我們有違背過左翼的基本原則立場嗎？我們有出賣過人民的基本利益嗎？我們有跟美帝國主義勾結嗎？社陣今天不是美英帝國主義及拉曼李光耀集團集中火力攻擊的對象嗎？不然的話，為什麼要號召推倒我們呢？

那些要推倒我們的，是美英帝國主義及拉曼李光耀反動集團，跟那些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那些敵人要推倒我們，因為我們今天是執行正確的政策和路綫，開始以正確思想來武裝人民的頭腦，進行議會外群眾鬥爭，打擊敵人的要害！所以那些對黨惡毒攻擊的所謂華中「領導」和其同伙實實在在是自我暴露他們是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

5. 一大堆謬論：

所謂華中「領導」推出了一大堆反革命的謬論來誤導革命同學和群眾。有一些例子我已經提過了。他們說什麼“內部秘密協商一致”。秘密嗎？如果有人可以拿出大家都公認是正確的語錄來說明是有“秘密”協商的話，當然我是準備承認我的錯誤跟接受一切有關的批評，但是，老實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沒有看過什麼內部“秘密”協商一致這樣的話。協商一致是對的，但是，沒有“秘密”協商的。如果

是有協商，大家都是知道這個協商的事體的，一點“秘密”都沒有。所以所謂“秘密”協商，是欺騙人的謬論。

他們又說什麼“教師……和學生群眾一樣，教師當中也有分進步、中間、落後和反動四類”。大家看見毛病嗎？我們什麼時候有把群眾說成是反動，而把反動派說成是群眾呀？我們真正左翼的觀點是一分爲二，群眾在一方面，反動派在另一方面。群眾是可以分爲進步、中間和落後三類，不是什麼“四類”！群眾是好的，沒有什麼反動的。反動的不是屬於群眾，反動的就是反動派！

所謂華中「領導」不是又一次自我暴露他們不是什麼“革命”，而是反革命嗎？

他們又說什麼“各校根據各自情況展開鬥爭”。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意味着各自爲政。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我們還有統一的左翼嗎？還有真正共同對敵嗎？這不是變成你打我的，我打我的，各自爲政的山頭主義嗎？這是左翼的理論嗎？這是左翼要推行的基本原則嗎？

他們也說什麼“鬥爭可以告一個段落”。鬥爭可以告一段落嗎？誰可以這樣講話呢？我們在什麼時候有這樣講過？敵人在什麼時候有停止過對我們進行惡毒的攻擊呢？所謂華中「領導」拿越南人民鬥爭這個例子，來歪曲了他們已經進行幾十年的解放鬥爭，污蔑越南人民的鬥爭。越南人民什麼時候停止過他們的反帝鬥爭？他們的解放鬥爭在什麼時候有“告一段落”？

他們講什麼“全部犧牲”、“孤注一擲”，這個是歪曲新民主、三鬥爭，污蔑一、三的光輝。所謂華中「領導」真正擁護一、一六嗎？如果真正擁護的話，爲什麼他們的一、二〇，一、二五和三、五的聲明，一句話都沒有譴責過那些發表聲明譴責一、一六鬥爭的所謂“社會賢達”和反動教師團體呢？

所以我們看得出，很明顯他們是沒有支持一、一六鬥爭，因爲假設我支持你而別人有攻擊你的話，我一定是譴責攻擊你的人，那里可以假裝不知道？所以很明顯的，所謂華中「領導」是沒有真正支持一、一六鬥爭。其實，他們是假支持，真譴責！

他們又說什麼“錯誤的性質”，什麼錯誤性質啊？這是他們的一部份謬論而已，整個「簽名」錯誤性質我們都已經清楚的指出來，所以他們所謂“錯誤性質”的性質不是反對一、一六鬥爭的性質又是什麼？

他們也有說什麼在「簽名」問題上的「中立」的味道。我們問：我們在什麼問題有「中立」的味道呢？我們一路來對待一些重要的問題的態度都是沒有中立，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對目前「簽名」的事件，如果今天硬要說他們是「中立」和「保留意見」的話這不過意味着他們是企圖遮蓋他們反對我們，要遮蓋他們支持對方。大家應該知道我們左翼的基本觀點之一，是一分爲二，那有一分爲三的？

他們說什麼社陣「孤立看“簽名”問題」。我們什麼時候孤立看這個問題呢？我們也是因爲1.16才說1.18是不對的。因爲如果你說1.16是正義的、革命性的，那麼，既然，1.18的「簽名」是譴責1.16鬥爭的，當然1.18「簽名」是反革命，是不好的。那麼，我們那裡有孤立看問題呢？一路來我們都沒有。所謂華中「領導」這樣的講話是企圖誤導一些水準不足够高的同志，而使他們上當而已。

講到鬥爭，他們也說什麼“對鬥爭對局勢，有獨立自主的看法”。剛才我已經談過了差不多同樣的一句話，不需要詳細的說這個問題。但是，如果我們真正的“對鬥爭對局勢，有獨立自主的看法”，那麼我們左翼隊伍對局勢能够有統一的左翼總分析而一致

的鬥爭行動嗎？他們提出這一個謬論是妄圖灌輸本位主義，宗派主義，小集團主義而已。這是反革命的言論。

他們也說什麼在「簽名」事件上我們要尊重所謂華中「領導」的話，此外“別無他途”！“別無他途”嗎？難道我們一定要接受所謂華中「領導」所講的一切嗎？難道我們不可以自己調查研究嗎？爲什麼非要接受他們的話不可？這些話很明顯的是企圖提高所謂華中「領導」的聲望，爲今後以“華中同學”名義發表聲明的所謂華中「領導」來做一個偽左翼組織和領導來取代社陣（一旦社陣被封的話）鋪平道路。

他們又說什麼「如果反動派不歪曲、不宣傳、不擴大，是無法達到這樣的目的的，（也就是說他們製造輿論歪曲的意思），這個目的達到了就危害了人民的利益。那麼，不是很清楚看出了嗎？造成損害人民利益的原因，是在予反動派的歪曲、宣傳、擴大，而不是在華中同學的“簽名”。讓我們假設，如果反動派，當初不是利用“簽名”來歪曲、宣傳、擴大，那麼就無法達到製造反動輿論的目的了。」

我說這些統統是謬論，這些是特別要誤導群眾的謬論。問題是我們是現實的，還是幻想的；是要從犯錯誤吸收經驗教訓，還是不要從犯錯誤吸收經驗教訓，自欺欺人。

他們說“如果反動派不歪曲”。難道我們還不知道敵人的本質嗎？我們怎麼能够以爲反動派不“歪曲、宣傳、擴大”呢？敵人不歪曲、不宣傳、不擴大是不可能的。歪曲、宣傳、擴大就是敵人的本質。那麼爲什麼說什麼“假設；如果敵人不歪曲、不宣傳、不擴大”呢？他們的目的是什麼呢？有可能好的嗎？不會的，這是有陰謀的，是要對敵人製造幻想的。同時，所謂華中「領導」都已經說反動派已經達到他們的目的了。這是胡說。客觀的發展規律擬定反動派絕對不能得逞，儘管他們怎樣一時模糊了一些同志和群眾。把反動派的陰謀說成達到他們的目的，是非常反動的論調。這只能更進一步暴露所謂華中「領導」的反動本質。

問題是：我們對問題的觀點是什麼？是站在人民立場的觀點還是站在敵人立場的觀點來看問題。他們說什麼“假設”，“如果”，不是純粹要美化敵人嗎？遮蓋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嗎？製造對敵人存有幻想嗎？不然的話，爲什麼要“如果”，爲什麼要“假設”？用“假設”這樣的字眼來遮蓋他們的謬論是企圖用詭辯來欺騙學生同志們和群眾的。他們以爲這樣就可以誤導學生同志們和群眾，但是我們肯定他們這樣的陰謀詭計必然遭到徹底破產。

所謂華中「領導」還大談他們的什麼原則立場。如果說被歪曲就是沒有違反立場的話，那麼我們說，儘管敵人怎樣的歪曲，這個「簽名」還是原則立場的錯誤。爲什麼我們這樣說呢？因爲我們左派有我們左派道德，有左派的原則，左派的立場，和左派的世界觀，而我們左派的態度是支持正義的，反對不正義的，支持對的，批評錯的。所以，問題是看看我們的立場和觀點是什麼，而歸根到底，是需要看我們的世界觀是什麼。剛才我唸出來的所謂華中「領導」聲明裡的話，不是又一次暴露所謂華中「領導」的反動反革命本質嗎？

他們還說什麼“換句話說，就不會在輿論上損害人民的利益了。既然沒有損害人民的利益，根據中央的分析原則，當然不會犯了原則的錯誤了。”讓我們問問：我們黨中央分析問題的原則根據不是用左派的原則根據來分析問題嗎？我們黨的原則不是左翼的原則嗎？所謂華中「領導」這樣的講話實在就是污蔑和誹謗我黨的政策、主張和路線的基本原則！

繼續下去，他們還說什麼“同樣一個事件，同樣

一個情況，同樣一個行動（簽名行動而非歪曲、宣傳廣大的行動），却得出兩種不同的結論了。一種是因為反動派要手段而犯了原則的錯誤，另一種是因為反動派不要手段而不犯原則的錯誤”。

我們說這是反動的謬論。那里可以說是一個事件、情況，就得出兩種不同的結論呢？是不是說帝國主義者是好人來的呢？他們這樣的講話是不是說反動派是好人來的呢？難道我們要接受這樣的謬論嗎？講到結論，當然是要看我們的立場原則，我們的道德，我們的觀點，我們整個世界觀。我們的立場、觀點、世界觀是什麼，我們就得出什麼結論；什麼藤結出什麼瓜；什麼階級說什麼話。如果我們大家是左派的話，我們得出的不是什麼“兩種不同的結論”，而只能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如果我們說會得出“兩種不同的結論”的話，那麼這只能夠意味着這兩個結論是來於兩個不同的階級，兩個不同的世界觀，兩個不同的原則，觀點，道德而已。所以所謂華中「領導」這樣的謬論只能更進一步的暴露他們實實在在是代表敵人，是代表壓迫階級，是代表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講話！他們也說：“比如乙把甲的話歪曲了……”。這個比較沒有一點突出政治，沒有一點突出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如果舉例子的話，我們應該分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現在他們所提出來的“甲乙”這樣的一個比如，是一個抽象性的，形而上學的，抹煞階級的一個比如。這也暴露了所謂華中「領導」的反動本質。

他們更進一步還說什麼“為了使問題更清楚……張三的斧頭，被李四拿去殺人了……”。這個當然是污蔑李紹祖，說什麼我拿斧頭去殺人了

但是除了歪曲、捏造、顛倒是非、誹謗和我剛才所唸出來的所謂華中「領導」的一部份的似是而非的詭辯和謬論之外，他們還有什麼好的東西嗎？一點都沒有！他們拿出來的都是不正確的，都是企圖模糊和誤導同學同志和群眾，企圖製造混亂，企圖製造對我們黨總部領導不信任，準備今後改變目前黨已擬定的正確政策、主張和路線。他們還鄙卑的歪曲毛主席的語錄來替他們自己的謬論辯護，他們這樣做是對毛主席最大的污蔑，最大的誹謗和侮辱。這是我們大家不可容忍的一件事！

從以上的擺事實，講道理，大家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個結論就是，所謂華中「領導」的聲明里的所謂“批評”基本上不是什麼“批評”，而實實在在是對我們黨——馬來亞社陣惡毒的攻擊、污蔑、誹謗。他們所做的一切，統統是企圖製造混亂，誤導我們的同志，破壞我們的團結，甚至（如果可以的話）分裂我們整個馬來亞的左翼。他們妄圖，正如他們自己所說的那樣，轉移人民的視線；如果可以的話，推倒我們黨中央領導；如果不可以的話，也使黨和其他左翼單位和群眾，尤其是學生同志們，對我們黨中央領導存有懷疑和不信任，使我們人民不能夠好好團結而進行我們統一的行動和鬥爭，從而削弱甚至壓制我們人民的反帝鬥爭！

大家現在可以看得見所謂華中「領導」不是什麼“批評”我們黨，而是惡毒攻擊我們黨。他們的矛頭，雖然開始是對準新中同學，然而很快的就轉過來，惡毒對準我們黨中央，尤其是惡毒對準黨主席李紹祖。他們惡毒的攻擊我們整個黨，說我們黨的什麼“錯誤原則立場”，什麼“錯誤主張”，什麼“錯誤思想作風”。其實按照所謂華中「領導」，我們黨的一切政策、主張和鬥爭路線都是什麼“錯”的了！

然而，所謂華中「領導」還沒有直接攻擊我們黨目前所推行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他們還沒有直接的說我們黨的政策和路線是什麼“錯”的。

但是，什麼是立場原則，主張和思想？我們的立場，原則，主張就是我們反帝，反殖，反右和為人民

服務的指南。思想呢？思想支配行動，思想支配政策，思想支配路線，思想支配一切！所以所謂華中「領導」對我們黨的攻擊是針對我們黨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線的！

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不公開的攻擊我們黨的政策和路線呢？因為大家都已經公認我們黨今天的政策和議會外群眾鬥爭路線是正確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他們馬上公開的攻擊我們大家公認同意是正確的政策和正確的鬥爭路線的話，他們馬上就自我暴露然而所謂華中「領導」也遮蓋不了他們的醜惡嘴臉！他們不是對新中同學自我暴露的說分歧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分歧嗎？既然我們黨已經說新民同學一、二〇聲明對一、一八簽名事件的批評是對的，所謂華中「領導」的這樣講話不是也間接的攻擊社陣的思想和路線嗎？

所以很清楚，我們開始以為是什麼“內部矛盾”的，今天大家可以看得見，實實在在開始就是敵我矛盾！

### E 為什麼在“五一三”大會上我們說是內部矛盾而今天說是敵我矛盾呢？

為什麼我們在“五、一三”大會那個時候說“簽名事件所引起的不團結是‘內部矛盾’而現在又說成是敵我矛盾呢？

因為：(一)那個時候事情還不够明朗化。我們很早就已經有懷疑所謂華中「領導」有毛病，但在早的一段時間，還沒有足夠根據來證明他們是敵人，或者說有敵人在華中「領導」里面。我們不過有懷疑這樣一個可能性而已。我們不能無証據隨便亂指責人的，也不能夠隨便亂講話。如果不够証據的話，我們絕對不應該亂講話。過去我們暴露所有一切的敵人代理人 and 牛鬼蛇神統統都有充份的和足夠的証據拿出來，而大家也可以看得見的。但在所謂華中「領導」問題上，在“五·一三大會”那個時候，我們黨還沒有足夠証據來說明所謂華中「領導」實在是敵人代理人黑幫。

(二)那個時候很早我們已經提出一些疑問，例如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歪曲新民那篇正確批評的一、二〇聲明呢？為什麼他們沒有譴責那些發表聲明譴責一、一六正義鬥爭的所謂“社會賢達”和反動教師呢？為什麼他們遲遲的在三月五日，差不多六、七個禮拜後才發表一個假的“承認錯誤”聲明呢？是不是因為那個時候害怕我們在“三、八”可能在講話的時候會提出這個「簽名」的錯誤呢？為什麼他們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就在我們的三、八大會上，將他們那篇虛偽“承認錯誤”的聲明在大會會場發出來呢？為什麼他們發出種種的謠言來攻擊黨總部和整個黨呢？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不願意跟新民領導接觸協商呢？他們大談什麼這個原則，什麼那個原則，還強調什麼內部協商，那麼，既然新民同學要求跟華中「領導」協商，為什麼他們不去會見新民同學呢？為什麼他們要歪曲我在武吉班讓的講話呢？為什麼他們又用撒謊和種種的借口和謬論來誤導人民的視線？為什麼他們又講到“兩種思想，兩條路線”呢？為什麼他們所有拿出來的聲明都是誹謗、顛倒是非、污蔑呢？為什麼沒有真正的把一、一八聲明的目的拿出來呢？也就是說那個「簽名」是企圖壓制鬥爭，壓制革命，而企圖用學生壓學生的陰謀呢？為什麼用種種的謬論來替一、一八辯護呢？為什麼他們搞假的“反簽名”運動而實在是有可能是一個替敵人列“黑名單”的勾當呢？

所以在那時，雖然所謂華中「領導」到處去製造混亂，搞分裂，說我們什麼這個不對，那個不對，到我們黨支部、工會、校友會去亂歪曲、捏造，然而當時我們還是以為學生是學生，他們還年輕，可能受誤

導、可能火氣高，可能政治不够成熟，可能沒有經驗。也是因為這樣，我們黨一路來總是讓步，容忍，忍耐。他們發表很多聲明攻擊我們，然而我們一路來都沒有反駁過！這也是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還是受誤導，錯誤地以為那些所謂華中領導，是真正的華中同學，而那些以“華中同學”字眼發出的聲明真正是華中同學寫的。我們以為學生到底還是學生，而如果我们可以跟他們接觸談話，也許會幫忙搞好學運的團結，就使到整個問題解決了。

(二)接着下來，所謂華中領導，就在五、一三大會上搗蛋了。到了這個時候，我們就很容易看得見是敵人在工作了。很明顯的，在那天晚上有一些自稱華中“代表”在叫喊，可能有很大部份是受誤導的。可能是因為感情的關係、宗派主義的關係等等就一齊跟隨叫喊。馮益星同志就是其中受誤導的一個，他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現在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並且已經糾正他的錯誤。

隨後我們呼喚所謂華中領導，跟我們交談。起初為什麼一次又一次他們都不來？後來來了又沒有跟我們真正的談正題呢？接着為什麼縫業又出廿二期會訊里兩篇惡毒攻擊社陣的毒草呢？這個時間情況不同了，我當時也有告訴過同志們這是敵人的，有目的的，有準備，有計劃的陰謀。照我所知道某工會是準備響應縫業廿二期會訊的攻擊，接着就是金銀業，而金銀業今天也已經攻擊我們了。後來漁業也準備特別叫敵人代理人陳辛來編他們十三週年的特刊，可是因為漁業里面的反帝干事反對，所以漁業的準備出特刊對社陣的攻擊被擱下來了。

所有攻擊我們的那些毒草，後來把我們跟“反革命份子”、“右傾機會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拉在一起；同時，還用種種的歪曲、污蔑、誹謗、顛倒是非來進行他們的攻擊，甚至號召推翻社陣領導。號召推翻我們開始用那些含含糊糊的詞句，說什麼“克服”；但總是說我們的立場、原則、思想、作風是什麼“錯”的。

所以很清楚，我們大家都看得見，整個問題不是什麼內部的矛盾而純粹是敵我的矛盾。我第一次公開的指出這個所謂華中領導，同我們黨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不是什麼“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是在我們黨的七月廿日和七月廿五日的中支聯席會議。後來我們去三巴旺支部（七月廿九日）也有指出這個矛盾不是什麼“內部矛盾”而是敵我矛盾。最近我們中央訪問巴也禮巴支部（八月一日）也是有同樣的指出這個敵我矛盾。

今晚我們是比較詳細的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給大家研究。我們說所謂華中領導，是有問題的。他們被了一篇又一篇的聲明惡毒的攻擊我們黨。這些聲明完全全是毒草，而那些毒草是牛鬼蛇神寫的，是敵人代理人寫的，是特務寫的！

四華中同學是反革命嗎？有些人可能會問。

那麼讓我們清楚地指出，我們一路來都是非常讚揚華中同學們，我們讚揚他們的一切反帝鬥爭，但是，他們今天是受到一些自稱華中領導的誤導。

所謂華中領導，如果是一大集團的話，那麼在這個集團里面一定有敵人。譬如：所謂華中領導，有十個人來講，在這十個人之中，有可能大部份是受誤導的。但是，誰是主要的，誰是最有影響的，誰是寫那些毒草的，那個就是鬼！如果寫那個毒草者也是受誤導的，那麼那個供給材料給別人寫毒草的就是鬼！也就是說，誰是直接或間接寫那些惡毒攻擊我們黨的毒草的，一個也好，兩個也好，幾個也好，他們就是牛鬼蛇神，是敵人代理人，是特務。這是毫無疑問的。

五敵人為什麼用“華中同學”來遮蓋自己？

混進人民隊伍里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總是

千方百計的用形形色色的假裝來遮蓋他們的醜惡嘴臉。這一次敵人利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來遮蓋自己的真面目。為什麼敵人這次要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來放出他們的毒草呢？因為：

1. 敵人要製造一個印象，給人以為那些毒草是真正華中同學所寫的。我們自己開始也以為是這樣而上了當，受了騙，受了誤導。其實那些毒草不是真正華中同學所寫的，而真正華中同學也不知道誰寫那些毒草。所謂“華中同學”聲明發出去了，真正華中同學還是不知道！

2. 敵人企圖得到真正華中同學的支持，從而逐步誤導他們。

3. 敵人企圖引起華中校友的宗派主義和個人感情，在校友們不知不覺情況下，利用校友們的支持來進行敵人的陰謀詭計。

4. 敵人企圖利用華中同學的反帝傳統和精神來掩蓋敵人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陰謀詭計。

5. 敵人企圖利用一、一六鬥爭的光輝來掩蓋他們的反動本質，因為一、一六的英勇鬥爭大家都支持的，所以他們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妄圖遮蓋他們的一切謬論及一切陰謀；也就是為什麼，他們的每一次講話都強調什麼“我們華中同學一、一六鬥爭的錯誤，妄圖這樣就可以把一、一八「簽名」的原則立場錯誤說成爲一個無所謂的“小錯誤”了，而這個“小錯誤”也變成爲一個不成問題的錯誤了！

同樣的，也就是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又說什麼“我們革命華中同學”。（是，華中同學是革命的，但是，不是那些所謂「領導」）還說什麼他們是所謂“反右、反帝、反學運報”的。我不知道他們的所謂“反右、反帝、反學運報”是怎樣的“反”。

在一篇惡毒攻擊我們黨的毒草里，他們也有談到他們過去是有什麼“反國民服役登記”。可是在我們黨在這個問題分裂的時候，我們都沒有聽過華中「領導」怎樣支持我們杯葛登記的號召。他們究竟怎樣“反右、反帝”呢？林昭南黑幫自稱是“反右、反帝”。張煉光黑幫也是自稱“反右、反帝”。但是他們都被暴露爲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敵人代理人 and 特務！

所以，我們應該分得很清楚。真正華中同學是好的，是真正反帝反右的，是真正革命的。但是那些自稱爲所謂華中領導，是不好的，是玩弄是非，是假反帝，假反右的，是徹頭徹尾反革命、反人民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

**下我們說所謂華中領導是敵人代理人  
含有犯錯誤嗎？**

我們說所謂華中領導，是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特務，會不會有犯錯誤，而誤把好人說成是鬼？我說，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這樣指出所謂華中領導，是敵人，是沒有犯錯誤。

1. 我們一路來都沒有說反對我們的人是反革命份子，正如他們所講的那樣。他們這樣攻擊我們是亂歪曲。我們以為那些目前還沒有完全同意我們的看法的人士，是有可能受到宗派主義和個人感情的影響；可能是受到歪曲、撒謊、捏造、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講話所誤導；可能是他們自己思想認識不够高，政治水平不够強，不能夠真正的分清敵我，分清是非；有一些可能是因爲人云亦云，沒有真正的調查研究和客觀的看待整個問題，因而受誤導。

2. 有一些被黨開除的，好像過去縫業工會領導，他們不是真正的所謂華中領導，他們不過是小嘍囉而已。在縫業會訊第廿二期惡毒攻擊黨的兩篇毒草都是牛鬼蛇神供給他們的，完全不是那些被開除者自己所寫的。我們開除他們的主要理由是因為，儘管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勸說，他們還是頑固下去，堅持他們的錯誤，而在縫業會內，他們又進行搗蛋，惡毒

攻擊我黨。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不得不採取行動。因為他們是有認識的，有知覺的，有意的公開的跟敵人一起跑，惡毒的攻擊我們黨。這是完完全全反黨，反人民的勾當。

那個在芽籠東支部被開除的(王思鋒)是跟縫業有密切關係的，是縫業的出版主任。他們指名點姓來公開的攻擊我們，既然王思鋒是一個黨員，我們當然不能允許他胡作妄為。然而在一些有關的人士來到總部問我們為什麼開除某某的時候，我們黨中央負責同志也有解釋告訴他們，如果他們準備承認罪狀的話，我們黨也是準備從新考慮他們的黨籍，我把這些告訴大家是要大家清楚了解目前敵人對我們指責什麼“排除異己”的攻擊，是沒有根據的。我們是希望同志們不會受到敵人的挑撥離間和惡毒謠言的誤導。

3. 那些真正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是在校外指揮行動的。他們分發毒草去誤導真正華中同學和其他的學生和左翼幹部，妄圖分裂左翼，和破壞人民的大團結和反帝鬥爭。過去有高棋生、魏利煌、蔣清潭、陳辛、“學運報”、林照南等黑幫。現在又有新的牛鬼蛇神在“簽名”事件裡，進行他們的陰謀詭計了。這一切都是真正的要攻擊黨和人民的，而我們是有充分證據的。然而，這一切已經被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不過是中間人而已，可以說是敵人的第四級或第五級的敵人代理人。也就是說，他們不是真正敵人的首腦。

真正的首腦是誰？又在那里？我說真正的首腦是美英帝國主義的政治部，而他們就是在羅敏申律。羅敏申律政治部，有足夠的人手來策劃這個陰謀。他們一路來都是用形形色式的陰謀來鎮壓人民。今天對付人民的主要機構就是政治部。混進人民隊伍里的敵人代理人，不過是敵人第四、第五、第六級的牛鬼蛇神而已。這些可恥的小嘍囉統統是貪錢和地位準備為敵人效勞來出賣和鎮壓人民的。今天，我們大家應該我們的可能來暴露他們、孤立他們。使他們的種種陰謀詭計不能得逞和破產。不能夠允許他們打着紅旗反紅旗，從而模糊和誤導革命幹部和群眾。

那些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妄圖用“革命華中同學”和其他的字眼來遮蓋自己。但是我們說，那些所謂華中領導，不是真正革命的，他們不過是打着紅旗反紅旗而已。他們的言論，他們的所作所為，充滿着自我矛盾，和很懷疑的。例如：

既然所謂華中領導說他們是革命的，那麼，他們怎樣解釋以下我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呢？

(1) 為什麼在新民同學 1.20 聲明善意的批評後，沒有老實的承認在“簽名”上犯上了錯誤呢？(2) 為什麼總是一而再，再而三、繼續又繼續找這個或那個藉口，妄圖替“簽名”辯護。把“簽名”錯誤說為原原則立場的錯誤呢？什麼“保存力量”啦，什麼“不夠警惕啦、什麼“沒有想到敵人會反攻”啦，什麼“事先不知道”啦，什麼以為“簽名”不過是跟打鄭金發狗腿無關啦，什麼粉紅色登記啦，什麼升旗禮也是一樣啦、什麼過去廠商在林照南黑幫事情也是犯同樣的錯誤啦、什麼不是領袖的決定啦、什麼“你們不知道情況”啦，什麼不過是反動派的擴大歪曲和宣傳啦、什麼拿工作准証啦。等等。(3) 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的 1.20 聲明沒有譴責那些發表聲明譴責 1.16 鬥爭的所謂“社會賢達”和教師團體的人士呢？

(4) 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的 1.25 的聲明，也是同樣沒有這樣做呢？(5) 為什麼他們在三月五日所謂承認錯誤聲明裡也同樣沒有這樣做呢？甚至到目前為止，還沒有譴責過那些發表文章譴責 1.16 鬥爭的“社會賢達”呢？(6) 為什麼儘管新民同學的要求，都不準備跟新民同學會面協商呢？(7) 為什麼把新民

同學的善意批評，歪曲成為要惡毒攻擊呢？(8) 為什麼歪曲李紹祖在武吉班讓支部四月十七日的講話呢？(9) 為什麼在淡申的五、一三大會上搞蛋而企圖製造混亂呢？(10) 為什麼反對五、一三大會第二條議決案呢？議決案只說剷除錯誤思想而已。如果所謂華中領導是真的革命的話，難道要反對這樣的一個議決案嗎？(11) 為什麼他們儘管我們黨的號召都不準備跟我們談談“簽名”這個事件呢？那麼，這是個什麼“革命”的所謂“內部協商”的原則呢？(12) 為什麼在他們的聲明裡面，統統都是歪曲、捏造、污蔑、誹謗、顛倒是非和半真半假，似是而非的謬論呢？革命的人士會這樣做的嗎？(13) 為什麼他們大談原則，而對那些重要的，基本的原則和立場，總是輕描淡寫呢？(14) 為什麼他們忘記了或者完全不曉得真正的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呢？(15) 為什麼他們公開的指名點姓，攻擊社陣和把社陣向敵人、同反動派、同右傾機會主義者、同分裂主義者拉在一起呢？(16) 為什麼他們公開的號召推倒社陣的中央領導呢？(17) 為什麼他們大談什麼“原則”、“立場”和“處理內部矛盾”而忘記了分清敵我、大肆攻擊社陣呢？(18) 為什麼常常用形而上學和抽象的謬論來誤導革命的群眾呢？(19) 為什麼要把反動派說成是群眾呢？而把群眾說成是反動的呢？(20) 為什麼引用毛主席的語錄，加以歪曲來替他們的歪論辯護呢？

所以，很明顯的，所謂華中領導，一點都不是什麼“革命”。他們不過是利用“革命華中同學”這樣的字眼，妄圖遮蓋他們的醜惡嘴臉和他們的反革命，反人民的陰謀而已。所謂華中領導，是安插在人民隊伍里的敵人代理人，是黑幫。也怪不得在他們的毒草里，他們總是抽象地說“反動派”這個，“反動派”那個，很少具體的譴責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集團的！

### G 還有其他證據證明所謂華中領導是虛偽的嗎？

我們還有其他證據證明所謂華中領導，是虛偽的嗎？我們是有的，那些所謂華中領導，不是自稱“反帝反右”嗎？讓我先清楚指出，我們也是同意華中同學同志們是真正反帝反殖，他們所作的一些工作是很值得我們每一個人的讚揚的，但是那些所謂華中領導，和那些寫聲明的作者就完全不同了，他們的理論和講話跟“學運報”、陳辛，和過去的一切牛鬼蛇神的理論和講話不過是大同小異而已，他們的聲明是充滿着撒謊，捏造、顛倒是非，現在讓我給一些例子。

1. 所謂華中領導，“學運報”和陳辛一丘之貉  
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儘管教師是“上午癩”、“酒巴”、“生活腐化”，我們還是要與他們“維持關係”。

“學運報”說什麼不能夠把“思想鬥爭”和“組織鬥爭”混在一起，思想鬥爭可以進行，但是不能把他們從組織上割開來。

同時，“學運報”又說“我們應該要反對‘堅持錯誤’反對鬥爭的人清除出組織，反對所謂‘簡單組織’，也就是要把好的人和壞人拉在一起！”

2. 所謂華中領導說：“批判腐化教師，但要與他們維持關係。”

“學運報”說不能把思想鬥爭和組織鬥爭混在一起來談，不能輕鬆的把那些不好的敵視。“學運報”又說什麼“反右傾鬥爭”和“階級鬥爭混淆起來。”

這些所謂華中領導，以上的論調都是變相的“學運報”的論調。

3. 關於團結群眾，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這是因為搞好“左翼運動在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時期的關係。”

「學運報」說什麼在“統戰中不可與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

「學運報」又說什麼“思想上、實踐上純粹要批評那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是在組織上呢，要團結最大多數的同學和干部，在這里不理任何一方面都是不正確的。”

上面的例子說明所謂華中「領導」的論調是變相的「學運報」的所謂論調，也是變相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陳辛、魏利煌等的所謂“全民團結”的論調。過去，陳辛他們不是要求我們所謂“全民團結”和李光耀合在一起來反對拉曼集團嗎？

4.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各校根據各自的情況展開鬥爭”。

「學運報」說什麼“學運沒有條件直接參加政治鬥爭。”又說什麼“反對學運和政治鬥爭結合”，“反對學生與工農群眾結合。”

還說什麼“對於左翼所展開的一切政治活動和政治鬥爭，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以個別的方法參加。”

所以我們也看得見，所謂華中「領導」的論調也是過去「學運報」的變相論調，也是陳辛過去說的什麼“獨立自主的本位主義。”

5.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鬥爭可以告一段落。”

「學運報」說什麼“為了更好的做好組織工作，必須樹立搞好功課的思想。”

意思是什麼呢？暫時不要鬥爭嗎？暫時搞好功課的思想嗎？這個也就是所謂“鬥爭可以告一段落！”

6.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各中學反軍訓聯合鬥爭的主張”。他們這種的“聯合鬥爭”提醒我，今天蘇修在越南問題上所搞的所謂“聯合行動”。去年我們去東京參加反原子彈國際大會的時候，我們也是反對那些分裂主義者所提出的什麼“聯合行動”。大家都明白要分清敵我。

7.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對鬥爭、對局勢有各自獨立自主的看法。”

「學運報」說什麼“要搞低式的組織，團結學生。”又說什麼“適應同學的要求、嗜好和興趣。”

敵人代理人陳辛又說什麼“工會應該有獨立自主性。”這些所謂論調不是一樣嗎？不是大同小異嗎？

8.所謂華中「領導」歪曲新民的“一、三、鬥爭，說是什麼“全部犧牲，孤注一擲。”四十個新民和育英同學的被開除，所謂華中「領導」問：“這樣的犧牲值得嗎？”我們回想一下華中「領導」現在的所謂論調和過去一些被批判的什麼“保存力量”，什麼“冒險主義”，什麼“盲目冒進”，不是一模一樣嗎？

大家會記得，一九六三年因為我們的同志們在監牢里面被單獨關禁差不多三個月，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立法議員”和家長們一起進行遊行鬥爭。因為我們那時的遊行抗議李光耀傀儡政權虐待我們被無理拘捕的同志，李光耀政權抓了我們一些人，包括法學顧問和我自己。當時我們就被攻擊，說我們什麼“盲目冒進”，什麼“孤注一擲”，應該要保存力量”，應該要“穩紮穩打”等等。然而，因為我們那次的鬥爭，李光耀傀儡集團不得不很快把獄中單獨關禁的同志們移到較好的樟宜監獄去。這那里可以說我們的鬥爭是“盲目冒進”？

這難道不是證明我們那時的鬥爭是正確的嗎？

9.所謂華中「領導」的代表和總部的負責同志接觸的時候，他們要求我們做什麼“委屈求全”。這個跟敵人代理人陳辛的所謂“求全存異”有什麼不同呢以上所提出來的例子，可以看得出華中「領導」的謬論就是「學運報」的謬論，敵人代理人陳辛、魏利煌和所有一切牛鬼蛇神的謬論。

林照南黑幫也替「簽名」辯護！

很奇怪的，在林照南和張煉光還未被暴露之前，

和在“一·一八”「簽名」事件發生之後，這段時間，他們也有跟有關黨支部一些同志說過什麼「簽名」是個小事情，不要提它。華中一路來都是反右傾的先鋒，不要把這個小錯誤擴大，如果把這小錯誤擴大，那就有意無意醜化華中同學，就會降低華中的威信，就會破壞學運。”

後來我們黨的同志跟林照南、張煉光黑幫爭論一段時期。接着林照南、張煉光黑幫又說什麼“這個簽名是不會損害人民的利益的。如果是錯誤的話，為什麼反動派要把他們的相片在報章上登出來？所以儘管是錯了，也不應該提出來。”

這些話，是我們黨支部的同志告訴我們的。我要同志們注意：林照南、張煉光黑幫很早已經提出來的謬論和詭辯就是後來所謂華中「領導」所提出來的謬論和詭辯的一部分！從他們的“聲明”我們很容易看到這一點。這又是偶然的碰巧嗎？我看不是的！

二 一些值得我們懷疑的事件

有一些有關的事件是值得大家注意和重視的，配合整個問題起來，這些事件是很值得我們追究和懷疑的。讓我給大家一些例子。

(一)某些反對我們的看法，而到今天為止還頑固的說我們是什麼“錯”的頑固分子，也是一路來反對我們黨正確政策和路線的牛鬼蛇神。有一些是同「學運報」和林照南黑幫有過某種關係的。我不需要給名字了。

(二)一月廿二日，新民同學批評了「簽名」。兩天之後，就有三百多個軍警包圍新民和育英的同學，抓了十多個批評這個「簽名」的同學。

(三)八個華中同學，一月十八日沒有簽名，而在一月十九日又補簽。這是很明顯指出華中「領導」是沒有真正鼓勵華中同學起來鬥爭，反而是壓制鬥爭。

(四)我們幾次跟所謂華中「領導」代表接觸的時候，他們總是強調又強調說社陣要接受他們的什麼“代表性”。為什麼呢？這個“代表性”意味着什麼呢？是不是意味着今天我們就要開始接受所謂華中「領導」為一個真正的左翼組織呢？

(五)在我們講了所謂華中「領導」，如果頑固不承認錯誤，那麼我們就不得不考慮他們是不是打着“紅旗”反紅旗的時候，他們就馬上強調什麼“華中同學鋼鐵般的團結，共同的呼聲，一致的行動。”我們要問，何必這樣強調呢？是不是害怕真正的華中革命同學揭穿所謂華中「領導」的醜惡嘴臉呢？不然的話，這個強調有什麼用意？

(六)所謂華中「領導」又說，我們只能尊重“華中同學反映的情況，此外別無他途！”我們要問：此外別無他途嗎？難道我們不可以去調查研究嗎？為什麼“此外別無他途”呢？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相信他們呢？他們到底是誰？這一些話是值得我們大家懷疑的。

(七)在縫業第廿二期的會訊那兩篇毒草，所謂華中「領導」又強調他們是怎樣的什麼“革命”，還說什麼二路來是“反帝、反右”，和跟隨什麼“正確的路線”。甚至說在國民服役問題上他們是堅持反對登記的。老實說，那個時候我們要求杯葛登記，在我們黨內爭得很厲害，而我們不得不退黨；但是，那個時候，我們都沒有聽過所謂華中「領導」有真正的呼聲！如果他們真正有反對登記的話，他們應該可以出證據來證明他們的確在那個時候有這樣做，不然的話，他們不該隨便講話。

(八)所謂華中「領導」的所謂“反簽名運動”，是很值得我們懷疑的。他們的所謂“反簽名運動”，有什麼具體的成績來彌補「簽名」所犯的原則立場的錯誤呢？我們看不出有什麼好東西，而他們自己也拿不出什麼來給大家看看。所謂華中「領導」告訴真正華中同學，說這個“反簽名運動”是要知道多少個同學真正的支持“一·一六”鬥爭。但是我們說，這是騙

人的反革命行動！那個所謂“反簽名運動”，實在是敵人的另一個大陰謀。敵人是用欺騙手法來列中華革命同學的“黑名單”，以便一旦行動黨覺得有需要的話，來逐個對付革命同學同志的！

以上所提出來的例子，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這些例子，不但證明所謂華中“領導”是虛假的。同時，也證明他們實實在在是敵人代理人和特務！

## 1. 為什麼要惡毒攻擊社陣中央領導

從我剛才擺在同志面前的事實，根據真正事實經過和有關連的事件，我們擺事實，講道理，事實求是的得到一個結論；而這個結論就是所謂華中“領導”不是左派，而是一個假的“領導”，是純粹敵人、是黑幫。他們自我暴露了，因為階級鬥爭在尖銳的時候，也是敵人攻擊我們的時候，儘管他們怎樣企圖遮蓋自己，他們也不得不自我暴露的。這是階級鬥爭的規律。

所謂華中“領導”是對我們黨進行惡毒的攻擊，而他們今天的攻擊已經集中在我們黨馬來亞社陣（處在星島）的領導權。他們污蔑我們黨，說社陣是個什麼“自命左翼非武裝鬥爭領導的政黨”。敵人這樣的攻擊是有敵人的陰謀的。讓我們逐步逐步的來解釋。

### 社陣是自命“左翼非武裝領導的政黨嗎？”

所謂華中“領導”說什麼社陣是“自命為左翼非武裝鬥爭領導的政黨”讓我問：是自命嗎？人民不是看着我們社陣為非武裝領導的政黨嗎？我說，我們黨一點也沒有什麼“自命”。今天我們黨是非武裝領導的政黨；因為我們的政策和路線是正確的；因為我們黨在馬來亞內外的聲望是崇高的；因為我們黨是真正反帝、反右和維護人民基本利益的政黨；因為我們黨是得到整個馬來亞的左翼幹部和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所以，我們黨的的確確是左翼非武裝領導的政黨，而不是什麼“自命”的領導政黨。

兩個星期前，在黨總部，我有問：左翼非武裝領導政黨如果不是我們社陣又是誰呢？是不是勞工黨的牛鬼蛇神做領導呢？是不是林建壽、陳志勤、魏利煌、陳辛、林昭南等黑幫、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呢？還是所謂華中“領導”呢？

兩個星期前，所謂華中“領導”和八間學校雖然在八月五日已經發表了那篇綱領式的“聲明”，然而那時我還沒有得到那篇聲明。但請同志們注意：所謂華中“領導”發表那篇綱領式的“聲明”是有目的及陰謀的。一旦黨被封的話（敵人什麼時候都可以這樣做），他們就準備以“華中同學”這個字眼發表聲明，搞一個虛偽“左翼組織”的出現，來代替我們社陣，企圖逐步的欺騙和誤導革命學生，左翼幹部和群眾。

如果我們把以上所講過的事實和分析同勞工黨的陳志勤、林建壽所講的話聯合起來，大家就可以看得見，今天這樣的攻擊我們黨的領導，不是偶然的，而是統統有關連的。敵人的整個目的是妄圖降低社陣領導的威望，要打擊我們整個黨，要打擊我們的政治思想理論的司令部，要打擊我們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見，敵人已經自我暴露，這是一個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是很尖銳的階級鬥爭。他們不是說“兩種思想，兩種路線”的鬥爭嗎？我說這是對的。

六月中旬的時候，我在這邊講話，有人問是不是兩條路線的鬥爭？當時我們是想要避免在「簽名」事件上談到路線的字眼，因為我們以為所謂華中“領導”是真正的學生。但後來我們發覺到那些所謂華中“領導”不是真正的學生，而是虛偽的“領導”。在六月中旬的時候，我說“一·一六”是革命的，“一·一八”是反革命的，壓制鬥爭的。所以那些說“一·一八”“簽名”是對的，實實在在就是跟隨反革命，

壓鬥爭的路綫跑的。而大家都知道那條路綫就是今天我們大家要反對、鬥倒、鬥臭的錯誤路綫。

所以大家都看得見，我們今天的爭論，是關於兩個世界觀、兩種思想的司令部兩條路綫鬥爭的問題。我們人民這一邊跟美英帝國主義、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反動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在另一邊的鬥爭！

### 2. 反動派鎮壓不了人民的鬥爭！

我們社陣是一個反帝的政黨，我們推行的是正確的政策和路線，我們是宣揚正確的思想。

這一切都已經開始貫徹到整個馬來亞去了，而也是因為這樣，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不斷的採用軟硬兼施的兩面手法來對付我們黨和人民。他們利用所謂被“釋放”的政治被拘者替他們講話，企圖欺騙和誤導人民；他們剝奪工人的工作、罷工和結社的權利，用經濟壓力對付人民，威脅、恐嚇、無理逮捕、殘酷毆打，甚至槍殺。塗寫和貼標語抓到就鞭你。你要反對傀儡政權嗎？他有“社團法令”對付你，有不遊行抗議嗎？被逮捕了，連基本的担保權都沒有！

然而，儘管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和他們的主子美英帝國主義怎樣的鎮壓人民，人民的革命鬥爭還是一天比一天的高漲。自從我們進行杯葛“國會”，和進行了議會外群眾鬥爭的正確政策和路線之後，敵人就越來越擔心。我們實行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無情地暴露了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法西斯和紙老虎的本質；大大地教育了人民，使越來越多的人看到敵人的假“民主”和“國會”的欺騙性，而丟掉對敵人所存有的不實際幻想。正因為如此，敵人一天天瘋狂地鎮壓人民。

### 3. 滲透人民隊伍裡的敵人的進攻

反動派從外面攻擊我們正確的政策和路線不能成功，他們就企圖從我們內部來進行他們的攻擊了。過去，高棋生、蔣清潭、魏利煌、陳辛都妄圖搶奪領導權，推倒我們，從而改變我們的正確政策和路線。後來“學運報”、林昭南也是妄圖模糊誤導學生同志和群眾和製造人民內部不團結。但是，所有一切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的陰謀詭計，一個一個被暴露和擊破。相反的，因為揭露和擊破敵人的陰謀詭計，群眾的覺悟更加提高，他們的認識更跨前一步，他們的眼睛看得更遠，大家更團結。後來我們進行反右、破個立集的思想鬥爭和學習，又有六不可忘，使大家更清楚我們目前的大方向，更加看得見自己的前途是光明的，更加强了我們大家對反帝鬥爭必定取得最後勝利的信心。正因為這樣，儘管他們用威脅、恐嚇、毆打、野蠻逮捕和槍殺我們的同志和群眾，我們的同志和群眾都不怕。

### 4. 敵人是怕人民的鬥爭的

美英帝國主義為了要維護他們的政權，要繼續他們的統治，一路來都要盡他們的可能鎮壓人民的鬥爭。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思想已經覺悟起來的人民，最害怕有正確思想武裝起來的，而又跟隨正確的鬥爭路線的人民。

### 5. 我黨推行正確的政策和路線

我們黨今天是公開的推行正確的政策、正確的路綫。我們已經暴露和擊破勞工黨所謂領導和牛鬼蛇神所提出的錯誤政策和路線，所以，最近剛剛被“釋放”出來的敵人代理人甘幼華（過去是勞工黨所謂領導之一）又特別的搬弄「馬共」這個字眼出來，妄圖模糊和誤導幹部和群眾。但是既然社陣已經提出正確的政策和路線，而不再準備做反動派要我們做的所謂“效忠的反對黨”來欺騙人民、誤導人民，所以，美英帝國主義已經把社陣看為一個不能繼續利用來欺騙和誤導人民的工具。敵人只需要一個可以利用的真正“效忠反對黨”。當然，如果我們是跑錯路的話，而被敵人利用為一個虛偽的“民主”的遮羞布的話，他

們就會允許我們黨的存在，來標榜反動派的所謂“民主”。這樣就可能欺騙相當一部分的人士。但是，今天我們已經杯葛“國會”，而不準備扮演這樣的角色。所以敵人認為社陣不需要存在來做他們的假民主的遮羞布（除非他們可以通過內部敵人來改變我們的政策和路線，從而使我們的鬥爭迷失大方向）。正因為這樣，敵人就提出“社困法令”來。但是四月廿八日他們沒有封我們黨，為什麼呢？

#### 6. 為什麼沒有馬上封黨。

為什麼沒有馬上封黨呢？理由是因為如果在四月廿八日封我們的黨，他們只不過能封我們的組織而已，他們還是不能壓制人民的鬥爭！他們的整個目的不是為封黨而封黨，他們的目的是要壓制人民的鬥爭，但是如果我們的政策和路線是受到人民的擁護、支持，人民的思想還是受到正確的思想、正確的政策、正確的路線的武裝，而儘管沒有社陣這個組織存在，人民還是會跟隨正確的路線鬥爭下去！今天學生同志們也沒有什麼公開的組織，然而，他們還是很強烈的鬥爭下去，而且是我們今天的先鋒隊！

所以，如果敵人要在馬上在那個時候封黨的話，他們不會達到壓制人民鬥爭的目的，其實，這樣的封黨，只能更加強人民對黨所提出來的政策和路線的信心，使大家更看得見我們的政策和路線是對的，更看得見我們正確政策和路線，真正的打擊到敵人的要害！這就會更加強人民的政治覺悟，而促進人民的鬥爭，最後加速反動派的倒台，加速帝國主義的倒台！如果它們真正這樣做，那是真正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 7. 敵人怎樣企圖壓制群眾鬥爭呢？

所以，他們怎麼辦呢？怎樣壓制人民的鬥爭呢？既然單純封黨，封掉我們的組織不能幫忙他們的陰謀詭計來壓制人民的鬥爭，所以，他們就要打另外的途徑。

什麼途徑呢？主要的是顛覆、破壞，而如果可以的話，完完全全消滅我們人民的正確政治，正確思想和正確理論的堡壘！也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要消滅我們的正確思想武裝！這就是敵人妄圖達到的目的。

#### 8. 怎樣顛覆、破壞正確思想和路線呢？

但是，問題是敵人怎樣顛覆，破壞我們的正確思想、政策和路線呢？抓人嗎？抓人不能有所幫忙，最近更用另一種方法——“釋放”，而拉曼集團最近所謂釋放180個政治拘留犯。這個是假“釋放”；這個“釋放”是一面抓一面“放”，抓兩個，放一個，到頭來還是抓一個。所以到頭來還是抓，而不是真正的釋放。其實這個所謂一百八十個“釋放”是有很大的陰謀，不是什麼“慈悲”。當然，對他們第一號傀儡（拉曼集團）和第二號傀儡（李光耀集團）的自相矛盾來講，拉曼集團就可以誇張他們比李光耀集團更所謂“民主”了。但是，這一百八十個的所謂“釋放”的主要陰謀還是要對付人民的，還是要用所謂“釋放”的前拘留者，直接或間接的對付我們黨。某些所謂被“釋放”者已向記者講了一些話，我也不需要指名道姓，但是大家都會注意某些所謂被釋放者今後一定會直接或間接地攻擊我們黨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的。今後會積極的攻擊我們黨的了！

不過，一般來講，有一些被“放”出來者可能是好的，而那些好的，如果要為人民服務而貢獻他們的力量，來共同鬥爭的話，他們又可能會引起別人的懷疑了。這樣，我們整個左翼內部就會有一點混亂了；互相懷疑，互相不信任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敵人在所謂“釋放”180前政治拘留者的陰謀里，總的來說是要在人民隊伍里製造混亂和打倒我們的正確思想的堡壘。

如果不是逮捕人的話，他們是用他們的反動宣傳嗎？反動派一路來都有進行他們的反動宣傳，但是因

為他們的宣傳是反動的，同時真理也是在我們這邊，所以，儘管反動派怎樣的進行宣傳欺騙，他們都不能夠動搖有政治覺悟的真正反帝的人民。烏鴉的翅膀是遮不住金色的太陽。

現在敵人也是有利用所謂「前政治拘留人士」上電視表演，這些表演也有可能誤導一些政治覺悟不高的人士，但是，這些彩排好的電視表演絕對欺騙不了我們思想已經武裝起來的人民。那些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所發表的聲明都是政治部替他們寫的，有一些發表所謂聲明者照我們所知道的都沒有這樣的文化水準能寫出這樣的聲明。

所有上述敵人的伎倆都是不能顛覆和破壞我們黨今天所提出來的和推行的正確思想、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所以，敵人耍弄什麼伎倆呢？只有一個途徑，而這個途徑就是在我們黨還是存在的時候，還沒有被封的時候，打擊人民對黨的整個鬥爭和領導的威信，從而打擊黨的正確政策和路線。只有這樣，才可以顛覆和破壞我黨的政策和路線，也是因為這樣，既然我們的理論是正確的，敵人就不得不用歪曲、撒謊、顛倒是非，似是而非的謬論，半真半假的話來模糊、誤導同志和群眾。

過去，所有一切公開和直接的攻擊我們的政策和路線的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都被我們一個一個地揪出來，一個一個地打倒。敵人代理人 and 牛鬼蛇神如陳辛，高棋生，魏利煌，都是可以看得見，所以就比較容易揪出來和打倒他們，我強調，過去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都是看得見的。

例如高棋生、蔣清潭在登記問題，在所謂“十二支部”事件，假“新加坡獨立”問題；魏利煌所謂“聯合陣線”的問題，“退出大馬”的口號問題；陳辛在“退出大馬”口號所謂“全民團結”所謂“聯合陣線”的問題。這些敵人代理人通通都可以看得見。後來，“學運報”，林照南黑幫都被揪出來，今天金銀業也是受陳辛那些牛鬼蛇神的控制，這些也是大家知道的。

所以一路來，敵人對我們的攻擊，由於我們看得見，結果完全被我們揪出來。雖然一個時候那些牛鬼蛇神是會使到一些人模糊，然而，他們的一切陰謀、目的終於破產。

#### 9. 敵人的新策略

既然過去敵人的一切陰謀都失敗了，所以敵人就不得不應用一些新的策略來對付人民。英帝國主義有四百年的統治經驗，今天又有美國老、中央諜報局的幫忙、蘇修集團和他們的勾結，以及過去的所謂“共產黨員”的很大幫忙。

敵人直接攻擊我們的正確思想、政策和路線失敗。但是，敵人是會甘心失敗。所以，他們今天就要間接的攻擊黨了。既然過去看得見的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較容易被我們揪出來，所以他們現在要用一個看不見的所謂華中“領導”來進行他們的陰謀。他們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來掩蓋自己。誰是所謂華中“領導”呢？大家都看不見。雖然我們已經知道某些牛鬼蛇神是所謂華中“領導”，但是這些所謂華中“領導”不是敵人的首腦，甚至不是“中級領導”；可以說是第四、五、六級的“領導”。我們也已經知道某些低級的“領導”是誰，同時，我們也會把他們揪出來。

所以，總的來講，過去，敵人在人民隊伍里的代理人的直接和公開的攻擊已經失敗了。現在又出現了一個看不見的、間接的敵人代理人的攻擊，而這個攻擊就是通過所謂華中“領導”。

為什麼他們要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呢？因為學生一路來都是革命的，所以敵人就在學運方面插手。另一方面敵人是害怕學生的，因為學生是革命的，也是我們今天群眾鬥爭的先鋒隊。所以，儘管敵人的

陰謀失敗了，他們也會在學運製造一時的混亂和不團結。這樣敵人就可以打擊或削弱人民的群眾鬥爭。既然有1、16鬥爭的光輝事跡，敵人就從這一方面下手，利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來遮蓋他們的陰謀目的。再說，華中是一間大學校，有很多學生和校友，同時有很多人知道；華中同學是好的，是革命的，是反帝的。“華中同學”這個字眼就可以影響很多人，因為宗派的關係一些人就比較容易被誤導，而不容易看得出以“華中同學”的名譽出現的所謂華中領導就是敵人代理人。

現在我們可以看得見敵人是從學運這方面開始進攻。敵人開始是攻擊新民同學，因為新民同志有批評過「簽名」的錯誤，同時也因為新民同學是跟着正確的路綫。所以，他們開始從學生方面來對付新民同學了。另一方面，敵人也是知道學生是我們左翼運動的一部分，如果有混亂或不團結的話，這個混亂和不團結必然會從學運發展到工運、政黨。今天事實的發展證明了是這樣。如果從學運到工運到政黨到整個馬來亞左翼的混亂的發展是比較的話，那麼，他們就特別挑撥離間。例如四月十七日所謂華中領導寫給新民的那封信。新民同學四月廿六日的那篇聲明是反駁所謂華中領導四月十七日的信。所以如果有人要追究和譴責的話，他們應該先追究所謂華中領導四月十七日的信，而不是亂攻擊新民同學四月廿六日反駁所謂華中領導的“聲明”。

再者，敵人也知道，做爲一個左翼政黨，又同時是領導的政黨，儘管沒有人要求我們表示意見，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也不得不表示意見。如果他們以爲我們比較慢的表示意見，敵人也是可以挑撥要求我們黨早一點對問題的看法表示意見。例如，我們黨中央在五月十一日和五月十二日收到那兩封信；一封來自所謂華中領導，一封來自“一群中學生”。當然“五·一三”大會的講話，我們自己也是覺得需要，因爲「簽名」事件已經造成混亂和不團結。所以我們也以爲需要對「簽名」事件做一個客觀的分析，或提出批評，把事實擺在干部的面前。我們對干部有信任，知道他們會明白問題，不會這麼容易受到敵人的誤導

### 10. 敵人怎樣攻擊社陣？

一旦我們黨對「簽名」事件公開表示意見，做出分析，或提出批評，儘管這些講話和批評是怎樣的正確，敵人就馬上抓住這個來進行攻擊，用歪曲、撒謊、顛倒是非，半真半假的挑撥來進行他們早已準備和計劃好的惡毒攻擊。例如，所謂華中領導把李紹祖在武吉班讓支部四月十七日的講話加以歪曲，故說我們向他們進行什麼“背後攻擊”。後來又說我們黨的什麼“錯誤處理內部矛盾”，什麼“錯誤原則立場”，什麼“錯誤主張”，什麼“錯誤思想作風”，什麼“站在敵人立場講話”，什麼“沒有按照毛主席的語錄辦事。他們甚至公然號召推倒我們黨中央領導！

### 11. 爲什麼沒有直接攻擊社陣政策和路綫？

然而爲什麼沒有對社陣提出來的正確政策跟路綫，直接的攻擊呢？爲什麼呢？因爲過去攻擊我們的牛鬼蛇神很快地被暴露了。如果敵人直接攻擊我們黨今天所推行、貫徹而被左翼干都和群眾所公認爲正確的政策和路綫的話，那麼，敵人就馬上自我暴露！所以，因爲想要遮蓋自己，敵人代理人就不直接的攻擊我們今天所貫徹的正確政策和正確鬥爭路綫，而用間接的進行他們的攻擊，妄圖這樣就可以誤導干部和群眾

所謂華中領導污蔑、誹謗我們黨的原則、立場、主張和思想是什麼“錯”的，但是，讓我們再問：我們黨的原則立場、主張是什麼？我們黨的原則立場、主張就是我們整個黨的生命綫！如果我們的原則、立場、主張是錯的話，我們黨對問題的看法怎麼會是正確的呢？我們黨的所有政策怎樣會是正確的呢？

我們的思想呢？讓我再重復、再強調：思想支配

行動，思想支配政策，思想支配路綫，思想支配一切！如果我們黨的思想是錯誤的話我們黨的一切工作怎樣會是正確的呢？還有什麼是對的呢？所謂華中領導污蔑、誹謗我們黨正在宣揚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正確思想，不是自我暴露他們的反革命、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本質嗎？

所以，大家可以清楚看得見敵人對我們黨中央領導惡毒攻擊的大陰謀。不過所謂華中領導很早早在五月三日就已經自我暴露地說他們同新民同學和我們黨的分歧是“兩種思想，兩條路綫”的分歧！是，這是兩條路綫的分歧，而所謂華中領導是妄圖把錯誤的思想政策和路綫，強加在人民的頭上；並惡毒的攻擊社陣所執行的政策、主張、路綫。說我們黨一切都是什麼“錯”的！

### 12. 敵人攻擊我們黨的陰謀是什麼？

整個陰謀，剛才我已經提過了。整個目的是很清楚，現在我重覆一下子。敵人在黨還未被封之前。(一)企圖通過「簽名」事件，借用“華中同學”的字眼來遮蓋自己，製造混亂，製造不團結和分裂來削弱我們的鬥爭，甚至假如可以的話，壓制我們的鬥爭。

(二)企圖轉移我們的視線，而在這邊，實實在在是迫我們不得不在「簽名」事件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神來處理問題的是非，搞好黨內的團結。又使我們黨不得不假今晚開一個大會來跟大家分析這個問題，分清敵我，暴露所謂華中領導、敵人代理人和黑幫

要作一個分析是意味着擺事實，講道理，實事求是。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花很多寶貴的時間，重看所謂華中領導和其他有關的廿多篇很長的聲明。詳細去看那些又長又臭的所謂華中領導的毒草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敵人這個陰謀允許他們爭取時間來抽丁，準備軍警，和提出更多的陰謀詭計而進一步鎮壓人民。

(三)妄圖在左翼干都和人民群中製造對社陣領導有懷疑不信任，尤其是對社陣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綫有懷疑不信任，從而降低我黨和我黨領導層的威望，誤導群眾，破壞人民的鬥爭。

(四)而最後，在他們一旦要封黨了，牛鬼蛇神就紛紛出籠，而披着左翼的外衣，打着“紅旗”反紅旗，敵人就逐步逐步的，偷偷摸摸的進一步攻擊我們的正確政策、正確路綫。那個時候，既然過去都已經說社陣領導的原則立場是什麼“錯”了，主張又什麼“錯”了，思想作風又什麼“錯”了，處理內部矛盾又什麼“錯”了，什麼什麼都“錯”了；而（如果可以的話！）在左翼干都和群眾當中又製造了對社陣領導有懷疑和一些不信任了，那些自稱爲什麼“革命”的所謂華中領導、牛鬼蛇神、黑幫就逐步逐步的把他們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綫來取代我們整個馬來亞開始執行的正確政策、正確路綫，妄圖這樣就可以誤導我們人民群眾，而破壞我們整個馬來亞人民的解放鬥爭。

所謂華中領導一路來的攻擊都是逐步逐步來的，從間接的到直接的；從小的擴大到大的；逐步逐步的利用越來越兇惡的詞句；越來越瘋狂的歪曲、捏造、顛倒是非、污蔑、誹謗；和越來越深奧和奸猾的似是而非的謬論，來進行他們對我黨中央領導的惡毒攻擊。最近所謂華中領導，在八月五日也是發表了一篇綱領似的聲明（華中和八間學校），而大家注意看一下，這篇聲明實在是一個政黨的綱領來的。聲明裡的分析，是從我們自己的文章，我們的報告書抽出來的。有一個毛病，他們說新加坡是被“驅逐”的。我們的分析不是這樣，同時某些字眼是不同，而他們又加上一些特殊任務式的講話。他們這樣做是準備鋪平道路，一旦社陣被封作爲虛偽「左翼領導」。

### 13. 所謂華中領導又自稱爲“真正左派”

而大家也注意，在所謂華中領導攻擊社陣這

個什麼“錯”，那個什麼“錯”的同時，所謂「華中領導」又自稱為什麼“真正左派”；誇張他們是什麼站穩左派原則立場”的；還高唱他們有什麼“正確思想”了。他們借用一、六鬥爭的光輝來假裝替學生同志錯誤「簽名」辯護，但是他們所做的一切，其實是要誤導革命的華中同學們。然而，好像剛才有提到的，在他們正所謂替學生同志們辯護簽名錯誤的時候，在他們正所謂一、六鬥爭的光輝的時候，所謂「華中領導」一、二〇的第一篇聲明，一、二五的第二篇聲明和三、五的所謂“承認錯誤”的第三篇聲明裡，甚至到今天為止，他們都沒有真正的支持一、六鬥爭，沒有發表聲明譴責那些所謂「社會賢達」和反動的教師團體，一句話也沒有譴責這些行動黨的狗腿。我說這個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的。因為那個時候，行動黨是大嚷大叫說學生什麼這個“不好”，什麼那個“不好”，什麼打先生“不好”，什麼要“尊師重道”！也就是要配合行動黨的惡毒宣傳和適應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集團的需要，所謂「華中領導」才沒有譴責那些所謂「社會賢達」。所以，第一篇聲明沒有譴責，第二篇聲明也沒有譴責，第三篇聲明也沒有譴責過，而且到今天為止，也是沒有譴責過。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見，所謂「華中領導」不譴責那些「社會賢達」和反動教師不是沒有理由的！

#### ／ 4 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鬥爭！

現在我們又看得見，所謂「華中領導」，對社陣和社陣領導的攻擊是兩個世界觀、兩個階級、兩條路綫的鬥爭。從剛才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得見，為什麼今天所謂「華中領導」污蔑我黨，說什麼我們社陣是“自命為左派非武裝鬥爭領導政黨”了。（這是因為所謂「華中領導」準備搶奪我們的領導權了）。說什麼“社陣的決定不一定是對的，其他的左翼單位呢？”還說什麼“不要以為對了一次以後就永遠不會錯了”。（也就是說我們是錯的，他們才是對的）。還說，今天“群眾對社陣失去信心了”（這是某反黨的所謂「華中領導」之一所說的）。又說什麼“這種所謂左翼領導早就可以丟到垃圾桶里去了”。（妄圖混亂是非、挑撥離間、模糊和誤導一些一時看不清楚的同志，突然稱李紹祖為“同志”，說什麼是“徐振弓集團”）。還有，使我們過去一路來都相當懷疑的，為什麼他們跟我們接觸講話的時候，總是強調又強調要求我們接受他們所謂「華中領導」的“代表性”，甚至要求我們書面承認他們的什麼“代表性”。為什麼要我們承認呢？這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要允許所謂「華中領導」在“華中同學”這個字眼的遮蓋下鋪平道路，做為今後虛偽的「左翼領導」！

所有這些不是什麼新鮮。過去都已被提出來。反動派一路來都是利用這樣的話來模糊視綫，混淆是非。每一次敵人都是妄圖降低我們社陣的聲望。

讓我舉一些例子出來吧！在一九六五年中的時候，陳辛通過書報業也是發表過文章說什麼“社陣和人民黨不是純粹工人階級的政黨”。那末，那個時候，敵人都已經開始鋪平道路，準備一個新政黨的出現，當然如果在那個時候，可以在黨內推倒我們的話，這就會多方便他們一點。不過敵人也是準備，如果不可以推倒我們的話，也以高棋生、蔣清潭、陳辛等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出來組織一個假「左翼」的政黨。這些牛鬼蛇神完全被暴露，他們的陰謀詭計也就全部破產。

那些牛鬼蛇神說什麼社陣不是“純粹工人階級的政黨”。請問：今天全世界裡面，有那一個政黨是純粹工人階級的政黨呢？我說沒有，儘管中國的共產黨都不是純粹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不過，講到一個政黨，我們應該看看那個政黨的政策，是否是爭取工人階

級的基本利益。這就是我們衡量政黨的一個主要準繩。那末，說什麼不是“純粹工人階級的政黨”的敵人代理人 and 牛鬼蛇神的目的是什麼呢？還不是要利用似是而非的言論來模糊和誤導工人階級嗎？

還有的就是剛才我有提到的，八月五日所謂「華中領導」跟八間學校聯名發表的那篇綱領似的聲明說什麼“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亞」”。只有美英帝國主義和曼拉李光耀傀儡政權和它們的走狗才說新加坡是被“驅逐”的。真正左翼的分析不是這樣的。那篇八月五日聲明又特別用新的，和我們黨所建議用的詞句完全不同。我們說馬來亞大陸。他們說什麼“馬來亞聯合邦”，什麼“馬來亞半島”！我們說假“新加坡獨立”。他們說什麼新加坡假“獨立”！我們要爭取一個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他們要爭取一個什麼“獨立、民主、自由和統一的馬來亞”！！請注意，所謂「華中領導」要的是什麼“自由”的馬來亞！“自由”的馬來亞嗎？這不是同美國老（人旁）所叫囂的所謂“自由世界”、“自由國家”一樣嗎？所以所謂「華中領導」所用的“自由”這個字眼不是沒有意思的。他們要爭取的是一個美帝國主義統治的所謂“自由”馬來亞！所謂「華中領導」黑幫是太露骨的自我暴露了！

今天，金銀業也已經是攻擊我們黨的語文政策，自我暴露的支持勞工黨的所謂語文政策。同時，又畫了一幅漫畫，來形容李紹祖打着“紅旗”反紅旗，站在阿都拉曼的一邊，而用手指責人民。這金銀業是受敵人代理人陳辛所控制的。金銀業工曾公然的替敵人攻擊我們黨的政策理論，說什麼“星洲社陣領導的政策理論是要解除我們的思想武裝”。如果大家會注意的話，我們已經用“馬來亞社陣”這個字眼一個時間了，而不是用“星洲社陣”。我們黨用“馬來亞社陣”這個字眼是要貫徹一個馬來亞國家意識概念，來反擊所謂「馬來亞」和所謂「新加坡」國家意識概念的。

今天那些牛鬼蛇神說什麼“星洲社陣的領導的政策理論是要解除我們的思想武裝”，不但是已經承認了「假新加坡獨立」，同時也是意味着我們的政策理論，路綫是不正確的，而只有金銀業、陳辛之流的所謂政策、理論、路綫是“正確”的！這是顛倒是非、偷天換日的反動伎倆！

甘幼華最近被“釋放”出來所講的一些話是值得我們大家注意的。他說他在勞工黨時，在語文政策，在聯合陣綫，在整個鬥爭路綫問題上，他是什麼“執行馬共的政策”。如果我們把敵人代理人甘幼華所講的話，和檳城跟柔佛州勞工黨一分部所發表的聲明配合起來的話，我們就更清楚看到敵人的陰謀了。這個勞工黨分部的聲明，不是說甘幼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而是說他是一個什麼“變節”份子，說他是什麼“叛黨”而已！同時，他們那些牛鬼蛇神的聲明強調又強調，他們會繼續進行他們的所謂“正確的政策”和所謂“正確的路綫”了。

這樣那些目前控制勞工黨領導權的牛鬼蛇神就以為他們可以繼續欺騙和誤導在馬來亞大陸的左翼幹部和群眾，使群眾接受勞工黨的錯誤政策和錯誤路綫。但那些牛鬼蛇神必將失敗。

#### ／ 5 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陰謀

從以上所提出來的事實和分析，大家可以看得見美英帝國主義及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和他們的代理人（所謂「華中領導」）的大陰謀是企圖打擊我們今天所提出來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綫，在我們幹部和群眾腦海中製造懷疑和使幹部、群眾對社陣所提出的正確政策和路綫懷有不信任。所謂「華中領導」和其他攻擊我們黨的聲明，全部都是廣泛的分發到整個馬來亞左翼單位；所以他們整個陰謀最低限度也企圖在整個

馬來亞干部和群眾之中製造懷疑，以為今後就比較容易通過他們的代理人、牛鬼蛇神提出他們的謬論，錯誤的政策和錯誤的路綫，來誤導人民，來破壞馬來亞人民的解放鬥爭。也可以說整個大陰謀是要企圖或者妄圖吧！把我們今天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的頭腦繳械，要打擊我們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司令部。

既然社陣是今天推行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綫的非武裝鬥爭的領導，而我黨今天也是一個宣揚正確思想和正確理論的司令部。所以，敵人特別想要打擊我們黨，破壞我們黨社陣的領導。從而，解除人民思想的武裝而壓制思想已經武裝起來的人民反帝鬥爭。也就是說，敵人以“華中同學”這個字眼來遮蓋自己的所謂華中領導，今天企圖奪取人民政治的、思想的、理論的司令部。所以今天攻擊社陣的這個陰謀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

### 1 這所謂華中領導的司令部是在那兒呢？

那麼，那些所謂華中領導的總司令是誰呢？今天大家都知道，所謂華中領導是黑幫、是牛鬼蛇神、是敵人代理人，而他們妄圖配合在馬來亞大產勞工黨的牛鬼蛇神來搶奪社陣的領導權。也就是因為這樣，他們一路來都攻擊黨的領導，說我們黨是什麼“自命”領導政黨。

所有敵人的攻擊都是計劃好的。用“華中同學”這個名稱來遮蓋自己，敵人對我們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綫進行一連串的攻击。他們有目的、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的逐步逐步從小到大，從製造謠言、中傷到間接到直接惡毒的攻击我們黨，攻击我們黨的什麼“錯誤原則立場”，什麼“錯誤主張”，什麼“錯誤思想作風”等等。他們還號召推倒我們黨中央領導。

在他們攻击我們的時候，他們又打着“紅旗”反紅旗，自稱為“反右”、“反帝”和“革命”的。怎樣的“革命”呢？正如我已經提到的，那些今天要企圖假裝為“反帝”、“反右”的牛鬼蛇神，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尤其是在他們要攻击我們的時候，敵人就不不得不自我暴露；而儘管他們用什麼名稱來遮蓋自己，用“華中同學”這個名稱也好？敵人也不得不自我暴露他們自己的反動本質。

既然敵人和敵人代理人必然自我暴露，所以我們人民也必然會抓到他們的。可是，在簽名事件上，開始，好像剛才提到的，我們自己也是受誤導，以為簽名事件所引起的不團結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但是，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化，而那些所謂華中領導，已自我暴露是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他們就是好像「學運報」、高棋生、蔣清潭、魏利煌、陳辛、林照南等黑幫和其他目前潛伏在工會，在我黨和在整個左翼內部的牛鬼蛇神。不過，這些所謂華中領導，也不是真正的首腦。他們不過是傳達員而已，是第五、六級的敵人代理人。

而他們的真正首腦是誰？很明顯的，所有一切黑幫和牛鬼蛇神的首腦，是政治部，是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團的政治部。正如我以上所提過的，他們有四百餘年殖民統治的經驗。他們有美國中央情報局，現在又加上蘇修的幫忙了。也有一些正所謂前“共產黨人”的幫忙。也是因為這些“專家”，敵人才這麼狡猾的拿出這麼多的陰謀詭計，這麼多的似是而非的謊辯和謬論出來模糊、誤導我們一些思想還不足够武裝起來的干部同志。但是，儘管敵人用盡一切似是而非的謬論，最終他們的陰謀詭計還是被真理所壓倒的。敵人是害怕我們的真理的，而因為我們最後一期的黨訊是針對簽名問題作了客觀的分析，所以我們的黨訊馬上就被壓下來了，我們也要申請黨訊的準証了。會不會批准，還不知道，看起來也是很難了。

### 丁 人民隊伍中是有敵人代理人的

現在，我們已經把這個「簽名」問題弄清楚了，而大家也看得見所謂華中領導是混進人民隊伍裡的敵人代理人。但是，因為初期的混亂，而特別是因為敵人的挑撥離間，搞分裂；所以還是有一部份同志們受誤導。更嚴重的是，在我們的隊伍裡面也是有牛鬼蛇神；有些在校友會裡，有些在工會裡。例如金銀業、漁業工友聯合會和某些工會。有一些在學校裡扮演幫忙敵人誤導革命學生同志們的卑鄙角色。而在我們黨裡面也是有牛鬼蛇神。過去是高棋生、蔣清潭、王清杉和其他一些已被暴露的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後來在一九六七年初林照南黑幫和其他的一些追隨者也跟着被暴露了。

但是，在過去，我們暴露高、蔣的時候，敵人代理人陳辛通過他控制的什麼“七人工委會”號召他們的追隨者不要和高、蔣一起退黨，反而要保留在黨內和我們對抗。後來，林照南黑幫被我們暴露以後，也是同樣要求他的服從者、支持者隱藏在我黨內不要出來反抗黨中央，說什麼“社陣中央是對的而不應該反對的”。敵人這樣做的目的，當然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謂“犧牲車馬，保留將帥”。敵人以為這樣的做法就可以隱藏在我們人民隊伍裡繼續搞亂和破壞，而到他們以為時機成熟，要適應敵人的需要，如準備要封黨的時候，他們就會紛紛出來，把矛頭對準我黨，進行圍攻；妄圖替敵人代理人高棋生、陳辛、林照南等黑幫翻案了，重新推行他們要誤導人民的錯誤政策和錯誤路綫了；妄圖進一步模糊、誤導我們的一些干部和同志了。也就是因為這樣，所謂華中領導是這麼惡毒的、間接的、直接的、攻击我們黨的正確政策、正確主張和正確路綫。

目前，有一些人士，還未完全同意我們的看法，在這些人之中，絕大多數是受誤導的，而不是要跟我們對抗的。但是，有一小撮混進我們黨內的敵人代理人，總是散播謠言、含沙射影、無中生有的以惡毒誹謗、污蔑和捏造，有意的製造混亂、挑撥離間和搞分裂，說什麼我們“亂套黑帽”，說什麼我們“排除異己”，說什麼我們“對不同意見的人就「開除」”，說什麼“社陣的方法不對”，妄圖達到他們可恥的陰謀詭計。

我們一路來都是說：立場、觀點、方法是牽連的。立場正確、觀點正確，方法還是可能錯的。但是在立場、觀點正確的時候，這個方法的錯，不會錯得很遠，因為都是彼此牽連的。但是，如果立場、觀點不正確，那麼方法沒有可能是正確的。今天牛鬼蛇神和所謂華中領導的立場和觀點是完全和我們相對的。他們可以拿出來作為例子以攻击我們黨的，只不過是一些半真半假、吹毛求疵的話而已。我們沒有說在處理問題方面沒有犯錯誤，不過我們的大方向是對的。對於我們所作的一些工作，我自己個人也在某方面覺得非常不滿意。但是總的來講，我們的大方向是對的。在大方向，我們沒有犯錯誤。

攻击我們的牛鬼蛇神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士很多次都亂說我們什麼“處理方法不對”啦，什麼“中央隨便開除人”啦等等。是，中央委員得順同志在芽籠東支部的處理方法是不對的。他也有針對這個問題公開承認錯誤了。他的錯誤就是在不適合的時間，在不適合的場所提出開除一個反黨、反人民份子。但其實黨已經做了決定開除那個混進黨內的敵人代理人。德順同志所犯的錯誤不過是在不適合的場所；在我們黨中央還沒有把開除通知登在黨報上，或以書面通知被開除者，提早的把我們黨已經做了的決定宣布出來而已。所以，德順同志在這個問題上所犯的錯誤是沒有犯了大方向的錯誤。他的錯誤不過是一個支節和手續

的錯誤而已。所以總的來講，如果我們在方法上犯了錯誤，這也不是大方向的錯誤。

同樣的，所謂華中「領導」說我們什麼“亂套帽子”、“排除異己”。這是誹謗污蔑，完全不符事實。我們決不會什麼“亂套帽子”。這樣亂做的是所謂華中「領導」，不是我們。不足為證據，我們決對不敢指責別人。很好的例子就是所謂華中「領導」。我們黨很早就對他們的所作所為覺得奇怪而有懷疑。但是直到我們有足夠證據的時候，我們才公開暴露所謂華中「領導」是黑幫。

他們說我們什麼“排除異己”。我相信在這個會議里，有一部份因為受蒙蔽和誤導的同志還沒有完全同意我們的看法和分析，然而，我們沒有什麼“開除”他們，我們大家還是很好的共同進行共同的反帝鬥爭。這就足夠證明一些人對我們黨中央說什麼“排除異己”的指責是不能成立的，是無根據的，是不攻自破的。

過去在某些問題上，一些同志都沒有充份表明過他們的態度，然而我們也沒有對他們什麼“排除異己”。在「簽名」事件上我們也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三巴旺支部的馮益星同志，他在“五、一三”大會上也是跟隨一些人士在大會上呱呱大叫，但是，我們並沒有開除他；而後來，他自己也承認他的錯誤。我們處理他的方法是對的，並不是像所謂華中「領導」所說的那樣，什麼排除異己。

有一些人說：我們開除謝啓英是不對的，她過去怎樣怎樣的“好”。假設儘管她過去是怎樣的好，然而今天她已不同了。她有一個時期是和我們相當的合作，而我個人也是覺得奇怪，為什麼她會這麼惡毒攻擊我黨。不但如此，她也頑固的不理睬我們的勸說，而在縫業會里遭到其他同志造反的時候，她還是繼續的惡毒攻擊我黨中央，甚至後來發表兩篇惡毒的毒草，公開號召推倒我們黨中央。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當然就不同的看待這問題。然而，儘管有一些人發表聲明攻擊我們，如某些小坡區的黨員，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來對付他們。

有一些人說我們什麼方法錯，但是，他們說我們錯的時候，實實在在是他們自己錯，是在顛倒是非。例如校友會那“三點建議”就好。所謂華中「領導」很早就知道和同意這個“三點建議”，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而直到某人在一次會議上提出來後才知道。那麼，怎樣說他們的方法是“對”的，而我們的方法是錯的呢？這不是顛倒黑白嗎？這些人批評我們黨，且事先他們並沒有照照鏡子，看看自己有沒有錯！

同樣的，某工會的部份負責人也說我們處理方法什麼“錯”。可是，在這些人寫信給我們黨中央，說要跟我們商談時，他們都不先問我們的意見，不問我們日期、時間是否適合。他們給我們的只是一個“命令狀”。他們信里的講話差不多是這樣的：“我們已經開會決定同你們商談，我們某日某時要去黨總部跟你們談，你們一定要在那邊等候我們！”這就是某工會一些負責人在批評我們的處理方法什麼“錯”的同時，自己所謂“好”的處理方法；然而我們也沒有拒色這個“命令狀”，還是有和他們談。所以，那些批評我們方法“錯”的人士，實實在在是自己犯上這樣一個錯誤。

有一些人總是指責我們黨這個“錯”，那個“錯”。但在我們要求他們提出錯在那里時，他們總是不能夠指出來。他們不過是“人云我亦云”而已。這是非常不對的！

所以在一些人說我們方法什麼“錯”啦，什麼“沒有調查研究”啦，他們實在是顛倒是非。

他們聽到敵人放出來的惡毒謠言，沒有先調查研究，馬上就相信謠言，以為是真！這是非常不對的！如果聽見謠言攻擊我們，那些同志應該向我們問清楚

。聽了兩方面之後，調查研究之後，才發表意見還是不遲的。

所以一句話，調查研究嗎？批評我們黨的人是自己沒有這樣做。反之我們黨雖某些人批評，但實實在在是有去調查研究；而在這個「簽名」事件上，我們黨已經一篇一篇的去所謂華中「領導」的又長又臭的毒草，拿出根據，拿出例子，擺事實，講道理，實事求是的暴露這個所謂華中「領導」不是什麼朋友，而是敵人代理人和黑幫！

有一些同志大談這個原則，那個原則，但是，最重要的原則他們忘得一乾二淨；也就是說，他們完全完全忘記了我們一定要先分清敵我，然後分清是非。如果他們沒有這樣做的話，他們還大談什麼原則呢？所以那些不斷歪曲我們，甚至歪曲毛主席語錄來惡毒攻擊我們黨，是非常不對的。

我們也沒有說過，我們所做的一切是對；沒有說過我們的一切方法沒有錯。我們歡迎所有一切的批評。不過，那些批評要根據事實，要基於真正的歷史經過，而不是造謠中傷、捏造、撒謊、歪曲、顛倒是非。這樣才可以說是真正的批評。

### 大攻擊或支持社陣是一個原則立場的問題

我們社陣是一個反帝反殖的政黨。我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人民服務的，是為整個馬來亞的解放！我們沒有跟帝國主義或者反動派妥協過、勾結過，一點都沒有出賣過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因為這樣，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就把攻擊矛頭對準我們社陣。所以，既然我們黨是反帝和維護人民利益的，支持黨或者攻擊黨是一個原則立場的問題。如果我們黨違背人民基本利益，違背我們人民解放鬥爭的基本利益的話，當然，就有不同的講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你就可以對付我們了。有人把攻擊我們說成為什麼“批評”。但是，如剛才才講過的，批評和攻擊是完全不同的。批評的態度、語氣和講話攻擊的態度語氣和講話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反帝反殖人民的態度，是要愛憎分明的，而基於左翼基本的原則和立場的。我們黨是為人民利益服務的，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反帝的，沒有做過違背人民的利益。所以，攻擊我們的黨，就是攻擊我們整個反帝反殖事業的鬥爭，攻擊我們爭取整個馬來亞人民的解放事業，攻擊整個人民的基本利益，就是人民的敵人。

同時，既然我們黨在今天的鬥爭範圍內是推行正確思想正確的政策、正確的路綫。所以攻擊黨也就是攻擊今天我們推行的整個馬來亞的正確思想、正確政策正確路綫。有人說，反黨不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但問題是我黨是代表人民的基本利益，同時又是推行正確的思想、正確的路綫，正朝向馬來亞解放和社會主義的大方向的。所以，攻擊黨就是攻擊人民，就是攻擊整個馬來亞解放事業，就是攻擊社會主義。

也就是說，今天惡毒攻擊我們黨的敵人代理人，牛鬼蛇神就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我們這樣說不是沒有根據的；是很有理由，很有道理的；一點都不是什麼深奧而不能够理解的。

### 校友會同志的“三點建議”

目前，有人對校友會同志們提出來的“三點建議”，不十分清楚為什麼我們說它是我們黨所不能夠接受的；而所謂華中「領導」也是利用我們不接受這“三點建議”來大散播謠言，說我們黨的方法什麼“不對”。所以，讓我在這邊談談這個問題。

“三點建議”是什麼呢？按照某人所提出來的，是：

- 1. 先談簽名問題。
- 2. 一些其他問題也可以當為一個課題來討論。
- 3. 大家互相停止公開的言論和行動出現。

我們後來查出這個建議，是校友會的小組所提出來的。某人告訴某人說這個“三點建議”是所有校友會一起提出來的。但是我們追究的時候，有一些校友會事先都不知道，這個“三點建議”。而有些校友會也完全不同意這個“三點建議”，所以對這個問題有各方面不同的報導；但是這個是另外的問題，是小問題。我們以為，提出這樣的建議，一些校友會的同志們的主觀願望是好的，按照校友會一位同志告訴我們的，校友會這樣的一個建議，是以為要所謂華中“領導”不得不跟總部商討的；如果那些所謂華中“領導”不準備談話的話，那就會進一步暴露所謂華中“領導”了。這樣的主觀願望當然是好的，而我們也是明白他們想要團結的主觀願望。但雖然校友會同志們主觀願望是好的，然而他們可能是對第三個建議的利害兩方面，還沒有作一個足夠的研究，我們黨在六月廿四日第一次聽見這個建議的。

在這個三點建議中，第一點建議我們一路來都要求進行的，第二點建議也是我們一路來要求進行的，但是，第三點建議呢？這就完全不同了！

為什麼我們黨不能同意，不能接受這第三點建議呢？理由是一：

第一，這第三點建議是含意着我們黨是有什麼“攻擊”所謂華中“領導”的，正如所謂華中“領導”一路來所講的那樣。可是我們一路來都沒有攻擊他們而他們很早就攻擊我們，後來越來越惡毒繼續攻擊我們黨中央領導，然而我們沒有反駁過，因為我們開始以為那些攻擊我們的聲明是真正學生自己所寫的聲明。

現在這個第三點建議有含義說我們過去有攻擊他們；這就完全配合所謂華中“領導”的歪曲，所以這個第三點建議是不符合事實也很明顯的不公道、不公平的。

第二，這個建議意味着我們把自已的口縫起來，把自己的手脚綁起來；基本上意味着在今天還存有混亂的情況下，不允許我們黨針對“簽名”事件談話，表示意見；不允許我們黨口頭或書面反駁所謂華中“領導”對黨的歪曲、捏造、顛倒是非、污蔑、誹謗的各種各樣的惡毒攻擊！

縫業會訊廿二期已經出了兩篇惡毒攻擊我們黨的毒草。同時，那些所謂華中“領導”也一連串的已經（至六月廿四日為止）發表了十一篇聲明，直接或間接的惡毒攻擊我們黨。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接受那第三點建議就意味着，盡管所謂華中“領導”對我們黨進行怎樣的惡毒攻擊，我們還是要允許毒草泛濫下去。所以如果我們接受這個第三點建議的話，就變成非常的不負責任。

第三，有一個校友會同志告訴我們說這三點建議是可以行得通，而這個建議意味着我們接受一二個月而已。我說儘管是這樣的，我們也是以為這個是片面和不負責任的，而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因為這是幫忙攻擊我們黨的所謂華中“領導”，而對我們黨是完全不利的。

讓我們問校友會同志或其他有關的人士，怎麼樣可以避免和阻止要攻擊我們的有居心者發表聲明惡毒攻擊我們呢？縫業的過去出版小組、芽龍東支部九個反黨份子也不是發表聲明惡毒攻擊我們黨嗎？接着，我黨小坡支部十一個別有居心者不是又發表聲明惡毒攻擊我們黨嗎？其實什麼人都可以發表聲明的，而把那些聲明寄到支部辦事處、工會、文化團體或其他的可以送到的地方。誰可以阻止對我們黨的惡毒攻擊呢？我說這是沒有可能阻止的，所以這個“第三點建議”不是實際的。

第四，這個“三點建議”都不是基於左派立場和工作方法來處理問題的，因為這個建議沒有分清是非

。這個建議會給人製造一個印象，以為不但是所謂華中“領導”是錯的，而社陣也是“錯”的。我說這完全是荒唐的。

這個第三點建議類似在越南問題上有一些所謂“中立”者，所提出的所謂“和平談判”騙局，沒有分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沒有分清是非。所以這第三點建議，因為不分清是非，儘管主觀的願望是怎樣的好，在客觀上是更模糊目前不明真相而受蒙蔽和誤導的同志們及群眾。到頭來只能夠弄巧反拙，使對這個問題還看不清者更模糊！

總的來講，校友會同志們所提出來的第三個建議是我們不能夠接受和同意的，因為它是不符合事實，不公平，是片面的，而如果我們接受的話，我們是不負責任的；是不實際的；是沒有分清是非和只能使不明真相者更模糊。

為什麼我們說在六月廿四日提出這個“三點建議”不是偶然的呢？

所謂華中“領導”跟我們總部負責同志，一連接觸過七次，在六月廿四號的第七次接觸的時候，有某人忽然建議剛才我有提到的那“三點建議”。七月間在總部的一個中支聯席會議里有提到這個“三點建議”的時候，我說這樣的提這個建議出來不是偶然的，為什麼我這樣講呢？因為：

1. 這個“三點建議”在客觀上是不公平的，是片面的，是不實際，是不分清是非，是有利於所謂華中“領導”，而完全不利於我們黨的。

2. 所謂華中“領導”在他們多次跟我們總部負責同志接觸的時候（6/3/67, 9/6/67, 16/6/67, 19/6/67, 20/6/67, 21/6/67）他們總是講事前準備好的話。而在我們要求他們對某些問題表示意見的時候，儘管那些意見是個人的而不是代表性的，每一次他們都是說“我們把你們的意見帶回去考慮”。他們沒有一次對我們提出來的問題表示過他們本身的看法。

在六月廿四號最後一次有某人擅自提出這個三點建議，所謂華中“領導”馬上就接受這個建議！他們這一次這樣的作法是極反常的。過去，每一次都是要拿我們的談話回去考慮。這一次一點都沒有“帶回去考慮而馬上接受”，這個不是值得我們懷疑嗎？不值得我們問一個“為什麼”嗎？

3. 我們事後調查發現，原來所謂華中“領導”很早已經知道和同意這個“三點建議”了。甚至華中同學在校內六月中以前都知道了。而我們黨呢？到六月廿四號的接觸中才第一次聽見這個“三點建議”。整個事件的經過，不值得我們深思考慮嗎？

4. 更妙的就是那位提出這個“三點建議”的人士，雖然是被邀請列席（而這個是我們黨負責同志的錯誤決定），到我們黨總部等待了二個半鐘頭，從五點到七點四十分。（按：後來再查那個人不是等了二個半鐘頭，而是等了至少一個多鐘頭）同時那個人等了這麼久的時間都沒有跟我們總部的負責同志事先有交談過有關這“三點建議”。那個人沒有征求我們的意見，沒有得到我們的同意就在所謂華中“領導”代表和我們負責同志交談的時候，擅自提出這個“三點建議”，而這個“三點建議”馬上又被一路來不準備表示意見的所謂華中“領導”代表所接受！

我們要問：為什麼事先不跟我們黨交談這個“三點建議”呢？為什麼沒有征求我們的意見和同意就迫不及待的擅自提出這個“三點建議”呢？這不是很奇怪的嗎？這樣的作法是符合我們左翼人士處理問題的嗎？為什麼要突然提出這樣的一個我們黨事先不知道又不能接受的建議呢？這個“三點建議”在六月廿四號接觸的情況下被提出來有可能是偶然的嗎？我們說沒有可能是偶然的；因為現在大家都看得見，這個三點建議是所謂華中“領導”事先所知道的，而我們

1967年10月14日

在最後一分鐘才知道；是有利於所謂華中「領導」一方面而完全不利於我們黨這一方面的；那個提出建議的人等了很久特別擅自提出這個“三點建議”，而事先沒有跟我們談過一句話。顯然的，這個是事先就安排好的、有計劃的、有目的的行動。

### 為什麼這個“三點建議”是利於所謂華中「領導」而不利於我黨？

為什麼這個“三點建議”是利於所謂華中「領導」而不利於我黨？因為：

1. 如果我們接受這個建議的話，那麼，我們的口就會被縫起來，我們的手足就會被綁起來；所謂華中「領導」就會拖延我們的協商，而允許他們的隨從進行對黨各方面的惡毒的攻擊；這就會允許到目前為止，已經印發出來的惡毒的攻擊我黨的毒草更多的時間來泛濫出去，來模糊和誤導幹部同志和群眾（正如過去林昭南黑幫的作法一樣）；黨又不能够反駁惡毒攻擊我們的文章和種種歪曲、捏造、顛倒是非、污蔑和誹謗；目前不明真相而還是受模糊和受誤導的同志們和群眾將會繼續受模糊和受誤導下去；我們人民隊伍的團結就會受損害了，而這就會影響到在某些程度上，馬來亞人民的議會外群眾鬥爭。

2. 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個建議的話，那麼，所謂華中「領導」就會把他們已經決定不準備跟我們黨談商的整個責任全推在社陣的身上！其實，一路來不要談的不是我們，而是所謂華中「領導」。他們不要跟新中同學談，也不願意跟我們黨談。

所以我們看得見，這個第三點建議是被所謂華中「領導」利用。因為這個建議是使到所謂華中「領導」花又贏，頭又贏，而我們黨在這個問題上“花又輸，頭又輸”。這種“花又贏，頭又贏”的三方面都包贏、包不會輸的作法，我們過去都已經看過了。李光耀傀儡政權在一九六二年所耍的臭名遠揚，虛假的“全民投票”也是同樣的。所以我們大家看到校友會同志們所提出來的“三點建議”是完全被所謂華中「領導」利用來進行對我黨的惡毒攻擊。

### 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不要談商呢？

為什麼所謂華中「領導」不要談商呢？因為如果他們和我們談商的話：

1. 所謂華中「領導」的歪曲、捏造、顛倒是非、污蔑、誹謗和一切謬論就會被暴露。

2. 他們一路來的非原則、不合理的做法和捏造、中傷就會被暴露。

3. 他們的偽裝左派和反動的本質也會被暴露。

一句話，所謂華中「領導」不要跟新中同學和我黨談商，是因為他們害怕，害怕被暴露他們實實在在是牛鬼蛇神，是敵人代理人、是黑幫！

所以，有關校友會同志們所提出來的“三點建議”可以說出於好的主觀願望。但是，這個建議是被所謂華中「領導」事先知道了，而他們企圖利用這個建議來引誘我黨跌進他們所安排好的一個陷阱里，而在6月24號的情況下所提出來的這個建議不是偶然的。

## M 總結

現在讓我重覆我們剛才所講過的一些話。

我們所拿出來的整個分析都是擺事實，講道理，實事求是的，暴露了所謂華中“領導”實在就是一個黑幫，整個簽名事件是敵人製造出來的。我們拿出來事實和分析是客觀的，有根據的，不像所謂華中“領導”的歪曲、捏造和顛倒是非等等。

敵人整個大陸謀是企圖解除人民的正確思想武裝，企圖通過所謂華中「領導」來竊奪人民的政治、思想、理論的司令部；替一些牛鬼蛇神，虛偽的“左翼”和今天我們看不見的以“華中同學”的字眼來遮蓋自己的所謂的華中「領導」的黑幫（在黨被封之前

或後）出來篡改我們黨目前所推行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從而誤導群眾，麻痺人民思想和壓制人民的反帝反殖反迫害和爭取馬來亞解放的鬥爭而鋪平道路的。

2. 社陣今天在馬來亞內外都有相當好的聲望。儘管敵人的污蔑和誹謗，我們黨社陣實實在在是今天的左翼非武裝鬥爭領導的政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我們都被群眾接受為左翼非武裝鬥爭的領導。也就是因為這樣，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才把他們的矛頭對準我們社陣，妄圖打擊社陣的聲望，破壞人民對我黨越來越加強的信任和支援。今天他們都已經通過所謂華中「領導」發出一篇綱領式的聲明，來誤導群眾。

3. 在馬來亞大陸，牛鬼蛇神還是控制勞工黨，他們今天已得到拉曼傀儡政權各種間接的援助，他們正在繼續放出他們的毒草來模糊和誤導左翼幹部和廣大群眾。

4. 但是，敵人的攻擊不是一件壞事，而是一件好事；它證明我們幹得好，而且我們的鬥爭有打擊到敵人的要害。敵人的猛烈攻擊也證明我們的政策和路線是正確的，證明我們的破個立集，六不可忘和正確思想的學習和反右鬥爭有得到可觀的成績。所以讓大吸收這一次所謂華中「領導」黑幫攻擊黨和人民的一個好的經驗教訓。讓我們好好的學習，貫徹，宣傳，捍衛偉大，戰無不勝的正確思想和正確的鬥爭路線，更好的武裝頭腦，而加速最後勝利的到來。

5. 我們今天得到以“華中同學”這個名字來遮蓋自己的所謂華中「領導」黑幫的攻擊的經驗教訓，今後應該特別提高我們的警惕，以嚴防敵人用各種各樣的面目來遮蓋自己的進攻，敵人可能安插在我們所有一切的左翼單位之中，而敵人也要拿着紅旗反紅旗。

但是，在敵人要猛烈攻擊我們的時候，在鬥爭越來越尖銳化的時候，敵人掛着什麼面具也好，披着什麼外衣也好，是不可遮蓋自己的。到時，敵人是不得不自我暴露的。敵人的反人民本質和敵人的破壞，使他們不得不暴露自己的醜惡嘴臉。所謂華中「領導」黑幫，也是這樣的自我暴露他們的醜惡嘴臉。牛鬼蛇神和虛偽的“左翼”一路來都很曉得引用和歪曲革命的口號和語錄，如盜用毛主席語錄，來企圖達到他們誤導人民的可恥陰謀。這些牛鬼蛇神和敵人代理人，顛倒黑白，混淆是非而把自己的罪名強加到別人身上。他們的毒草是充滿着捏造、誹謗、抽象的和形而上學的謬論，他們製造幻想和企圖美化敵人，採煞階級鬥爭。

6. 今天，馬來亞的青年人士，尤其是我們的敢鬥、敢鬥的學生同志們，就是我們議會外群眾鬥爭的堅強支柱。而，他們之所以這樣做，完完全全是依靠正確的思想，進步、敢鬥的精神和正確的鬥爭路線。

如果是沒有正確的和沒有跟隨正確的路線很好的團結，我們的整個左翼隊伍，也不能夠真正的鼓起我們的工作和鬥爭的干劲；也不能夠建立一個有效的基礎，以使大家能夠應用所有有利的條件去進行我們的反帝反殖鬥爭；也不能夠有真正的堅決的精神和氣魄去為人民服務；也不能夠真正的破個立集應用六不可忘去幫忙我們進行一切的工作和鬥爭，朝向大方向而進行我為人人，人人為解放的崇高鬥爭目標。

所以，我呼喚我們比較年青的好幹部同志們，而尤其是我們的學生同志們，大家必須提高警惕，決不能允許敵人通過種種形式的欺騙和假裝來模糊我們，誤導我們。我們一定要以正確的思想來真正的明確我們鬥爭的大方向，分清敵我，分清是非。

## N 我們在這簽名事件和暴露所謂華中「領導」的任務是什麼？

(一)馬來亞社陣是一個反帝政黨

我們黨是一個反帝反迫害，維護人民基本利益，爭取馬來亞解放的政黨。我們今天推行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我們跟隨的鬥爭路線是正確的路線，我們宣揚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基於維護人民的基本利益，六不可忘，破個立集，我們朝着大方向，逐步逐步的進行我們的反帝鬥爭。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為馬來亞解放。我們沒有出賣過人民的基本利益，沒有跟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勾結過。我們的政策和鬥爭路線是有效的打擊到敵人的要害。也就是因為這樣，敵人總是千方百計的對付我們，把矛頭對準我們黨。在我們人民隊伍里面，所謂華中領導，今天的惡毒攻擊我們黨，是要適應敵人的需求。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

1. 在我們堅決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反動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時；

2. 我們要站穩立場，分清敵我，分清是非，把我們的另一方面的矛頭對準混進人民隊伍里的敵人代理人。過去我們都暴露和打垮一些敵人代理人了，例如高棋生，蔣清潭，魏利煌，林昭南黑幫，「學運報」等等。今天，又來了一個所謂華中領導了。他們打着紅旗反紅旗，製造混亂，搞分裂，大放毒草，來誤導左翼幹部和群眾，妄圖在人民腦海中製造對社陣有懷疑和不信任。今天，利用“華中同學”的名字來遮蓋自己的所謂華中領導，誤導八間學校在八月五號跟他們一起已經發了一篇綱領似的聲明了。所以，我們今天也是要暴露、孤立所謂華中領導黑幫和他們的頑固追隨者，把他們鬥倒、鬥垮、鬥臭，把他們的毒草批垮、批臭。我們要把他們的毒草的壞影響完全消滅掉，從而加強我們的思想認識，加強我們在正確的思想的基礎上，正確的路線上的大團結。我們要對這個所謂華中領導提高警惕，提防今後一旦黨被封，這個大家都看不見的偽“左翼”組織，也就是所謂華中領導，進行他們的大肆反革命、可恥目的。我們大家要同所謂華中領導劃清界綫！

(二)關於所謂“中立”者，“騎牆者”，“保留意見者”

目前，有一些同志對問題還是模糊，而總是說他們今天是“中立”的，還是“保留意見”的。對這樣的講法，我們應該知道，我們左派的觀點，是一分為二。我們沒有一分為三的觀點的。我們以為對一個重大問題的態度是支持或反對，不是東風就是西風。

客觀上，所謂“中立者”，“騎牆者”或“保留意見者”是不存在的。而在鬥爭尖銳化的時候，在我們人民的隊伍面對着敵人的猛烈攻擊的時候；在我們急需要團結，真正共同對敵的時候，我們應該也有責任表示我們的態度和我們的觀點，我們不應該逃避責任不表示意見。在客觀上所謂“中立者”或“保留意見者”，實質上在只能意味着他們是企圖遮蓋反對我們黨，企圖遮蓋支持對方。所以在今天所謂華中領導的問題上，我希望那些還沒有公開表明立場的同志們，馬上公開表明他們的立場和態度，支持我們黨，暴露所謂華中領導黑幫。

如果是拖延表明立場和態度的話，這只能會允許所謂華中領導有更多的時間去散播毒草。這不是一個左翼幹部應有的態度也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今天，十個工團都已經發表了聲明，堅決的支持我們黨，而也已經指責所謂華中領導是黑幫了。其他的團體呢？他們不應該表明態度嗎？

(三)有關那些受誤導的人士。

在這個所謂華中領導黑幫問題上，有一部份同志是受到宗派主義，小集團主義，個人的關係謠言中傷所誤導而以爲所謂華中領導是好的。主要的還是他們的政治思想水平還不足够高。這些同志們的一時受誤導，應該今天比較清楚的了解這個問題了。

受誤導的同志們應該停止繼續被誤導下去，回到正確的大路上來。他們應該馬上公開的承認他們的錯誤，糾正他們的錯誤，而今後更努力的工作和鬥爭，暴露敵人，批倒敵人，鬥倒敵人，將功贖罪。我們都已經看見，馮益星同志這樣做。他是我們的一個好榜樣。大家應該向他學習，糾正錯誤，以一分爲二的觀點把一個壞事變成一個好事。

(四)有關真正的革命華中同學同志們。

今天，事實已經擺在面前，所謂華中領導已經被暴露爲黑幫，他們欺騙和誤導革命同學們，而利用同學們來進行他們的搞分裂破壞人民鬥爭的陰謀詭計。所以，所有真正的革命華中同學同志們，應該馬上出來暴露和孤立那些所謂華中領導，徹底批倒那些牛鬼蛇神，徹底鬥倒那些虛偽的華中領導。也就是說，革命的華中同學們應該起來造所謂華中領導的反，而建立一個新的、真正革命的華中領導。

如果，一些真正革命的華中同學們是過去受到所謂華中領導的誤導，他們應該勇敢的公開承認他們過去的錯誤，而糾正錯誤，同黑幫劃清界綫；幫忙大家暴露、孤立、批倒、批臭所謂華中領導黑幫。

(五)有關所謂華中領導共同發表過聲明的各校領導同志

有一些學校領導同志過去是一時受到所謂華中領導的誤導，和他們聯合發表聲明。我相信這些同志們今天也應該看得清楚所謂華中領導不是真正的左派的領導，而實實在在是一個虛偽的所謂華中領導，是敵人代理人，是黑幫。

所以，我希望受過所謂華中領導的誤導而跟這些敵人代理人發表聲明的各校領導同志們，會勇敢的站出來承認過去的錯誤，糾正錯誤，跟所謂華中領導劃清界綫，暴露這些敵人，孤立這些敵人，把他們批倒、批臭，鼓勵和幫忙真正的革命華中同學們起來造虛偽的所謂華中領導的反，推倒那些敵人代理人，而從新建立一個真正的華中領導！

(六)有關各單位裡目前還處在少數的革命同志

在一些左翼單位裡面，工團、校友會，尤其是學校裡有一些革命同志很早早就看穿所謂華中“領導”的反動本質。一些過去受誤導的同志，今天已經醒悟起來了。既然他們已經揭穿所謂華中“領導”的醜惡真面目，他們就應該站穩立場，盡他們的可能，擺事實講道理的說服其他被誤導的同志。對於那些有意和左翼採取對抗行動的頑固份子，大家應該無情的暴露和孤立他們。

(七)關於所謂華中領導

我們今天還不知道所謂華中領導是有多少個人，或者是誰。但是在整個所謂華中領導，也可能有一些是被誤導的讓我們假設這個所謂華中領導集團是有十個人，有可能有幾個甚至七、八個是受誤導的。如果受誤導的話，他們也是應該馬上起來造反徹底的暴露和孤立那些敵人代理人 and 牛鬼蛇神。他們應該馬上阻止那些敵人代理人 and 牛鬼蛇神利用“華中同學”這個名稱來誤導革命同學、左翼幹部和群眾，阻止敵人攻擊我們黨——社陣，搞分裂和破壞人民解放鬥爭的大陰謀。所謂華中領導的一連串反人民的反革命行動已經在某些程度上損害學運的團結、整個左翼的團結和一時阻礙人民反帝鬥爭蓬勃的發展。

所以，如果在所謂華中“領導”之中受誤導的，我希望他們猛醒過來，馬上承認錯誤、糾正錯誤，而回到我們人民這一方面來，把壞事變成好事而大大教育學運的同志們和廣大群眾，使大家吸收經驗教訓，而今後更堅決進行反帝鬥爭。

(八)總結

總的來講，我們今天大家應該看出所謂「華中」領導的反革命醜惡面目，大家應該分清敵我，分清界線，暴露和孤立以「華中同學」這名字來遮蓋自己的所謂「華中」領導、牛鬼蛇神、敵人代理人、黑幫，把他們的毒草批倒、批臭，把那些敵人鬥倒、鬥垮、鬥臭，重新建立在新加坡島和整個馬來亞的學運鬥爭和人民反帝鬥爭的大團結，從而更加強我們今天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和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新加坡共和國」，爭取更早實現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今後我們怎樣避免受敵人的  
誤導呢？

在我們今天殖民地的社會環境裡，在我們每天都受到反動宣傳的影響裡，在所有宣傳機構（電台、電視台、麗的呼聲、電影、報章等等）被敵人的控制下；在所有進步刊物被法西斯封鎖下，而在今天蘇修和美英帝國主義及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勾結，大肆放毒的情況下，我們人民是很難完全避免受敵人的誤導

而犯錯誤的。

我以為，如果要避免犯很多錯誤，或者說少犯錯誤的話，我們只有一個途徑。那個途徑是什麼呢？那個途徑就是很好的以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正確思想武裝自己的頭腦，別的途徑是沒有的。

怎樣很好的以正確思想武裝我們頭腦呢？我以為只有學習又學習，活學活用，帶着問題學，在鬥爭中學習鬥爭。在這一方面我們黨有一些材料是可以幫忙大家。我們所提出來的正確政策和正確路線；我們的六不可忘；破個立集；政治報告書；和一些政策聲明會幫忙我們大家。這些材料會幫忙我們朝着大方向，不會迷失路，分清敵我，分清是非。

所以，我希望大家同志們很好的學習，真正的活學活用，特別在這敵人通過所謂「華中」領導對黨對人民惡毒攻擊的陰謀詭計里，很好吸收經驗教訓，使我們大家今後，在反帝反右反壓迫鬥爭中，做為更有鍛鍊的，更好的以正確思想武裝起來的，更站得穩立場的，更經得起考驗的，更有決心為人民服務的好干部同志。

毛 主 席 語 錄

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自由泛濫

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

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到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